

峨眉雙劍
集 三

鄭証因著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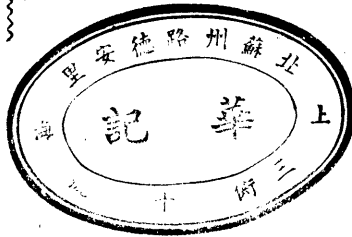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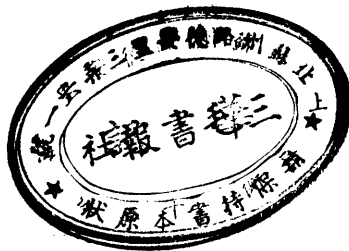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1 4731B

255

峨
嵎
雙
劍



鄭證因 著
武俠技擊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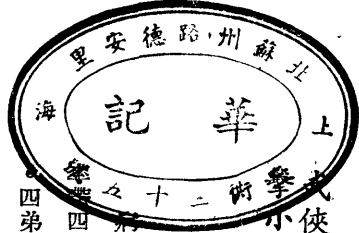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技擊長篇小說

峨 嵎 雙 劍

目 次

-
- 第九章 天山雙入川訪羣俠……………一
- 第十章 劫小俠保柱顯身手……………一三
- 第十一章 于蕭兒萬里謁恩師……………三〇
- 第十二章 保桂王少俠闖連營……………四九



武俠技
擊小說

峨眉雙劍

第三集

鄭證因著

第九章 天山叟入川訪羣俠

病閣摩谷雲峯這才知道是二義士鎮八方方豪，三義士金刀神箭朱洪鈞，這時，那二位風塵大俠，四弟子來到了銀髯皓叟也白雲面前恭行大禮，大義士銀髯皓叟也白雲忙拱手道：「師弟不要多禮。」

四弟子齊跪在師伯面前叩頭道：「師伯一向安康，弟子等久未躬承教誨了」。當時這位終南大義士銀髯皓叟也白雲笑吟吟的伸手相攙道：「不要多禮了」。四弟子起來恭立一旁，由也白雲給眾人引見過，病閣摩谷雲峯向衆義士暨少義士們誠懇的致辭表示自己景仰之意，這才請天山的三位奇人往大殿裏待茶。這時已是鷄聲報曉，曙色透窗，茶罷，也白雲問二位師弟自下天山後的際遇，與來川中之意，金刀神箭朱洪鈞道：「我們弟兄自分手之後，我們兩人遂够奔了北京城，沿路上倒還作了幾樁爲黎民百姓雪不平，伸冤抑的事，直到了燕京，我們在京師潛蹤隱跡百餘日，知道攝政王多爾袞炙手可熱，他能左右朝廷大政，我們遂設法入攝王府，明雖做他爪牙，暗中却借他之刀雪了不少大仇，近來朝廷屢接祕報，說是平西王吳三桂陰懷不軌之心，安心要攘奪大位，攝政王引爲心腹大患，誓除此賊始甘心，可是又因爲他兵權太重，遠在天南，倘不祕密圖謀，先走露一些風聲，定要先受他之害，那時

大江南北的軍事定受影響，所以攝政王多爾袞自從接得這種情報之後，日夜籌思，誓除平西王，後來無計可施，只可走這暗箭傷人之一途，遂以重賞買我弟兄作他的死士，令我弟兄潛入川中取吳賊的首級，明着却反施厚恩攏絡他，好讓他不疑，我弟兄來到川中，聽得朱師弟已在吳賊臥底，這尤使我們欣幸到萬分，及至來到成都，恰值朱師弟起義除奸之後，我們因爲不深知這裏虛實動靜沒敢遽然下手，這才探得朱師弟已奔峨嵋，我跟蹤趕了來，不料師兄却先我等而來，我們此番聚首峨嵋山，這倒是非始料所及了」。這位金刀神箭手朱洪鈞滔滔不斷的把話說完，銀髯皓叟也白雲點頭道：「這倒是極好的機會，我們此番定要把這件事辦出個結果來，平西王足智多謀，更有許多的江湖異人們作他的死黨，我們朱師弟功敗于垂成，就是被這羣死黨所累，欲鋤此賊，必須先去他的爪牙，師弟未來時我們正爲此事計謀，因爲那平西王最倚爲腹心的勇士保柱，實在非常了得，此人武功出衆，藝業驚人，乃是南海晴川派的弟子，甘心爲虎作這辱沒鎮南俠的清名，我們計議是先從他身上入手，只要除了此人，平西王正如失去一條膀臂」。銀髯皓叟也白雲說到這終南大義士鎮八方方豪道：「這鎮南俠可是那知機子祝晴川嗎？」銀髯皓叟也白雲道：「不錯，正是此人，師弟諒該知道他的來歷」。鎮八方方豪道：「小弟在燕京會遇着他四弟子白衣秀士尹南源，深知這祝晴川派的門戶戒規之嚴，所有他門徒散入江湖的全守身如玉，不敢有絲毫越禮悖道的行爲，這位白衣秀士尹南源會作幾件俠義道所做的事，故此小弟十分器重他，跟他結爲莫逆之交，現在既然有他掌門大弟子保柱作崇，我們倒不好不先從他

身上下手了，據我看，若去南海訪這位晴川派鎮南俠，不要太信任他准能够主張正義，我們從白衣秀士尹南源口中聽得他說過，這位鎮南俠雖則是俠肝義胆，以道德東身自愛，可是有一種短處，就是愛護短，凡是他本門弟子，以及師兄弟，最忌別派講他的長短，他是只許自己責他的門徒不是處，可怕他人說他門下的是非，我們此去若能善言解說，或許能够把此事和平解決，倘若他再護起短，就許弄僵，我們就誰無法轉寰」。天山大義士銀髯皓叟也白雲含笑說：「愚兄大意，不過爲的全是江湖同道，何必自己與自己先多結些樑子（江湖術語謂結仇曰結樑子）祝晴川能够不忘本來面目，我們兩派無不可從權，無不可商量，他若敢以勢力欺人不顧道上同源之義，那只好分一分誰家門戶能掌東南半邊天，天山四義是否易與之人了」。病閣摩谷雲峯道：「老義士不要以他爲念，我們見機而作，只要人能容我，我們又有什麼不能容人之處，到南海見事作事吧！」。彼此談論會子天下大勢，提到一般貪心利祿，剝削民脂民膏的文武大臣們，這般俠義士們全慨然作色，有劍拔弩張之勢，全是誓欲得這般貪官污吏而甘心，跟着技勇兵開上酒飯來，大家全是滿腹牢騷，一腔悲憤，遂藉酒澆愁，鎮八方方豪是斗酒入喉，尤其語言豪放，盛筱川等見這般俠義士氣壯山河之情，尤令人起十分敬愛之心，越發的一心歸附，至死不變初衷了，當時這幾位江湖異人越飲興越豪，越說越對脾氣，這位大義士銀髯皓叟也白雲飲到微燼，舉杯向老劍客谷雲峯連連讓酒，病閣摩谷雲峯道：「老義士量大兼人，谷某實不勝酒了。」大義士銀髯皓叟也白雲掀髯狂笑道：「雲峯兄，我們今日不醉不休，這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我們是各人各得盡量，老朽是藉他人之酒，澆自己的塊壘，老朽那得不飲呢？各仁兄你看貪污遍朝野宇宙一腥羶，天下那還有一塊乾淨土。」病闍摩谷雲峯道：「該飲該飲」。跟着連飲了三大杯，立刻彼此全有了醉意，正在酒闌席散之時，忽然有技勇兵進來報告道：「跟龍頭教主回，現有總轄部的教宗老義士朱天民教宗回來了」。老劍客病闍摩谷雲峯立刻含笑站起道：「老義士回來了，我們要趕緊迎接才是」，這位老劍客病闍摩谷雲峯這一站起，所有本壇下的教宗們全站起來，跟着往外迎接，才來到院中，只見老義士朱天民，跟俠女朱劍英，鐵臂蒼猿侯遠堂，侯玉崑全進來。病闍摩谷雲峯道：「侯老義士多辛苦了」。鐵臂蒼猿侯遠堂道：「爲自家事何言辛苦二字，我們是理應効力於教壇，何況又爲蠢子呢？」病闍摩谷雲峯道：「侯義士不要這麼客氣，我們萬善洪緣救下的教徒，只盼着能够保全英字壇的實力永久在川中樹立着，我們上自龍頭教掌，下至壇下弟子，不爲他人所制，不落於他人之手就是我等本愿了，何論親疏遠近呢？」鐵臂蒼猿侯遠堂點頭稱是，病闍摩谷雲峯又向老義士朱天民道：「朱老義士此番下了這麼大辛苦，谷某是不便客氣，老義士現在有一樁可喜可賀的事，此番天山四義齊聚峨嵋山，還不足非常可賀嗎？」老義士朱天民聞言也非常驚異，遂向病闍摩谷雲峯道：「敝師兄到了小弟已盡知，聽龍頭教掌之言，莫非我們二師兄三師兄全來了麼？」病闍摩谷雲峯道：「正是方義士和老義士光降峨嵋，足爲山林生色」。老義士朱天民道：「不敢當

病閣摩迎着大家往裏走，趕來到後面大殿，天山大義士銀髯皓叟也白雲，二義士鎮八方方豪，三義士金刀神箭手朱洪鈞，全在月台上站着，一千弟子侍立兩旁，所有那本壇下的技勇兵也在月台下兩旁侍立，老義士朱天民搶步上了月台，向上給三位師兄行禮，站在銀髯皓叟也白雲等後的衆弟子等趕緊的緊走了幾步，向東西兩面退出數尺去，全是不敢站在那裏，恐怕恩師怪罪自己不知禮，所有本壇下技勇兵等全暗中深服這種正大門戶中，規矩極嚴極正，要按年歲是大義士和四義士最大，這真是按着練武的入門先後爲規矩，先入門的爲師兄，朱老義士竟跪倒給師兄叩頭，這麼知禮越發令人尊敬，不題技勇兵們暗中讚嘆，且說老義士朱天民給師兄等行過禮，那大義士的徒弟路建邦，申傑，二義士的弟子馮元龍，金匯川，三義士的弟子羅鵬飛，姜世隆師兄弟六人全給朱天民叩頭，俠女朱劍英也過去給師伯叩頭，鐵臂蒼猿侯遠堂率兒子侯玉崑給師父銀髯皓叟也白雲叩頭，又請恩師向二位師叔引見了，鐵臂蒼猿侯遠堂給二師叔，三師叔全叩過頭，這侯遠堂當年拜天山大義士銀髯皓叟也白雲是在嶽東，自己是始終沒上過天山，所以連三位師叔全沒見過，在初到山西來時，在清平驛與四師叔老義士朱天民還險些鬧了笑話，今日在此與二師叔三師叔相見還算頭一次，鐵臂蒼猿侯遠堂的出身與根基前文已表過，不必細說，且說當時互相見過禮之後，天山大義士銀髯皓叟也白雲，很注意侯玉崑的面貌，細細的打量了一番，遂向玉崑問道：「玉崑，你臂上傷痕是何人所傷？」侯玉崑忙答道：「徒孫是隨着老劍客起義，在王府被崑崙子方化雨所傷二次，被勇士保柱的黨羽包圍，徒孫又趕急落了單，才

被他等所傷帶回成都，他們是想從我口中取供，幸而是師叔和家父趕到，這才把徒孫救了出來，要不然徒孫的性命就有些難保了，」當時這侯玉崑說到這，老劍客病閣摩谷雲峯遂向老義士朱天民問道：「老義士此番搭救玉崑大約頗費了不少事吧！」老義士朱天民遂把搭救侯玉崑的經過說了一番。老義士起身後，一計議據劫侯玉崑定係那勇士保柱所爲，勇士保柱是平西王吳三桂的左右臂，他們是寸步難離，若想找着侯玉崑的下落，只要找着平西王駐節的所在就找着他了，當時這位老義士跟鐵臂蒼猿侯遠堂，俠女朱劍英，一同跟蹤跡的追趕勇士保柱的這隊官兵，可是直到天明才追着一些蹤跡，所有來的這夥官兵，全是便衣短裝，趕到了成都，那些官兵全奔了都督府，這位老義士朱天民授意鐵臂蒼猿侯遠堂，要在晚間動手，老義士跟侯遠堂朱劍英遂在城外的一個酒肆中消磨了一日，因爲城中是在變亂之後，所有各商家住戶全在驚魂甫定餘慌猶存，白天是不得不開門出來應市，可是城中大兵云集之時，商民百姓全是受十分的騷擾，一到日沒就四門緊閉了，晚間查街的兵士接連不斷的，差不多所有的街道上全佈置了軍兵，老義士朱天民想着城中危險，自己又是萬善洪緣教的教宗，認識自己的太多，若是白天進城，十分危險，在城外耗了一天，趕到夜晚也就是將將起更，混進城來，進得城來一看街上的情形十分太差了，若是在先前成都城內六街三市何等的繁華，看看如今是一片淒涼景况，商家住戶全早早的關門閉戶，街上連一點燈光也沒有，只是巡更查夜的兵士，奉官衙燈一隊接一隊的梭巡着，在城頭箭樓上，俯瞰全城裏，倒是非常的令人注目，因爲城中除了幾處官衙有燈火之光，

凡是商民，沒有一家點燈的。平西王起建的那片行宮，已被洪緣敬起義時燒成一片焦土，所以埋繁盛的行宮全化為灰燼，別的地方更不用說了，當時老義士朱天民帶着鐵臂蒼猿侯遠堂，俠女朱劍英進城之後，先從城守營的駐防的營盤查起，所幸還沒費事，探明平西王吳三桂暫時駐紮在都督府，所有自己的親信大兵，全調到城西近郊，在城西連營十里，他的意見不想久駐川中，要想取兩廣之地作根據地，老義士在城守營探明了平西王的下落，這才一同够奔都督府，這裏的道路，這爺三個全熟悉，毫不費事找到了都督府，只見這一帶防的更加謹嚴了，因為平西王令調自己親軍五千名進城，保護都督府以防意外，連營城司防，以及小武職官，不是自己親軍大營裏派出來的，全得調出城去，可不算他們怕他們再變心，全教他們到大營効力，這一調動，所有成都城內滿是他自己人，況且老義士等來至都督府前，隱身在民房之上，見府前的形勢，好生威嚴，在東西轅門前有兩大隊兵丁紮着營帳，駐守每一隊兵士全有四名小武職官統帶，在轅門內，單有弓箭手四十名，新修的箭樓子，十二座，擺在東西轅門內；這種箭樓子是川中特有的這種防守的工具，形同一座寶塔，可是高祇一丈八尺，可以在裏面站三層人，每層有四隻箭眼，一放箭就是十二枝，能射敵人，可不怕敵人的箭反射來，並爲是掩護下面步兵，這是川中土民們仍照着礮堡造的官家便利宜於守衛，所以擇用，這位老義士朱天民既見他這裏有這麼森嚴的守衛，遂率領着鐵臂蒼猿侯遠堂，俠女朱劍英，繞着都督府的西邊牆壁够奔後面，侯遠堂，隨着老義士的後蹤趕奔了內簽押房，只見所有內簽押房花廳等有人，只是不見平西王蹤跡，

連勇士保柱也不見，老義士們趕來到外簽押房，只見這裏差弁出入的人很多，燈火輝煌，老義士伏身在對面的房坡上，跟着見差弁們全是副參遊都守，千把外委，滿是跨腰刀在走廊前站着，牛角燈足有二十多對，所有跨腰刀的武職官在這裏站着，連大氣不敢喘，肅然的伺候着，就知道一定是伺候着平西王了，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這老義士到這裏時，後面如飛的跑過兩名穿四開淺灰袍的差弁過來，向值差的武官們喊道：「王爺下來了。」就這一聲招呼，只見所有值差的武官，滿肅然直立伺候着，只見從後面過來了兩對掌着紗燈的，先走到了廊子前，石階兩旁，工夫不大又從後面出來八名差弁，每人掌着一隻紗燈，分爲兩行，這八名差弁在兩旁，當中却是一衆侍衛官，滿是大清國官服，藍色四開楔的袍子，藍絲板帶，跨腰刀，全是緯帽鮮紅的纓子，藍頂花翎，八位後面却有一人，不穿官服，隨在八名侍衛官的身後形神瀟灑，頗有傲視一切之態，這人正是勇士保柱，保柱過去方是那平西王吳三桂，身旁單有四名近侍太監，隨着來到了這座簽押房前，只見這裏侍衛的武官，全跪拜的迎接，平西王只把頭微點了點，步履從容的走進了簽押房，這些官員們才貼進了步廊站立伺候着，老義士朱天民暗暗示意，鐵臂蒼猿侯遠堂，跟俠女朱劍英要格外小心，因爲大敵當前，不容莫視，好在鐵臂蒼猿侯遠堂跟師妹朱劍英，全認識保柱，這師兄妹伏身在屋脊後，靜看動靜，只見平西王吳三桂進簽房落坐之後，統兵大員全進去參拜了王駕，計議了一番軍國大事，趕到計議完了政事，只聽站在簽押房門口的弁勇們向外廊下站的弁勇們一疊連聲的向下招呼道：「把反賊侯玉崑帶上來，」下面答應是，只

見有四名佐雜官帶四名弁勇掌着兩只燈籠，齊奔了後面，鐵臂蒼猿侯遠堂湊到了那老義士面前，低聲說道：「我們何不趁此時跟那弁勇們到後面，看看把玉崑囚禁在那裏，相機動手如何，」這位老義士，朱天民，低聲答道：「囚禁玉崑的所在，防防決不會鬆懈，我們倒要看看他把玉崑劫來是何居心，怎樣對付，他既是敢明着擄掠，我們倒要從他手中明着弄走，那才教他認識我們萬善洪緣救下尙有能人，遠堂你看這麼辦怎麼樣，」鐵臂蒼猿侯遠堂道：「謹遵師叔之命，」說到這，立刻仍然伏身在暗處靜看下面，工夫不大，只聽得西牆便門中一陣脚步聲中夾雜着嘩啦嘩啦鎖練子的聲音，老義士等注目看時，只見從後面，走過來的正是四名佐雜官跟那四名弁勇，頭裏兩名弁勇，低舉着兩只燈籠，由一名弁勇牽着鐵鎖練，侯玉崑是被一條大鎖練鎖着脖項，手銬腳鐐全砸着，一邁步鐵練子一響，跟着那弁勇牽着奔筭押房，鐵臂蒼猿侯遠堂不禁動了父子之情，正是愛子陷身獅吻下，英雄那得不傷情。

且說鐵臂蒼猿侯遠堂見愛子鐵鎖唧噥，十分難過，恨不得立刻下去，把羣官員弁勇全殺死，以爲兒子報被辱之仇，老義士朱天民已看出鐵臂蒼猿侯遠堂有些按不住火了，遂悄悄移動身軀，到了鐵臂蒼猿侯遠堂身旁，輕輕的扯了侯遠堂一把，微把頭搖了搖，正好俠女朱劍英，也亮劍在手。就要動手，這一見父親攔着師兄，遂也不敢冒然的動手了，鐵臂蒼猿侯遠堂也伏下身去，這時見下面的武職官全雁翅般的排開，只見平西王吳三桂步出筭押房，走廊下給設了公座，所有八名侍衛官滿站在了平西王的背後，是緊靠着格扇，那勇士保柱，緊站在了平西王的身後，一般偏裨牙將們全站在廊前，牛角

燈全點的非常光輝耀目，當時這種威風，不亞如天子的尊嚴，這位平西王吳三桂入座之後，立刻由侍衛官姚鵬到了那王駕面，低低的說了兩句，跟着向廊下高聲說道：「帶亂黨侯玉崑」，下面的值差弁勇答了聲是，跟着一陣鐵練子響，鏗鏘震動的聲音，正是那弁勇拉着侯玉崑往上走，到了那廊子前上了石台階，拉着鎖練子的弁勇立刻向前單腿一跪道：「報，侯玉崑帶到」，這名弁勇把練子頭一扔退了下去，兩旁侍衛官們喝了聲「跪下」，立刻下面又答了聲「下跪」二字，這種聲勢是非常壯厲，那知侯玉崑面不改色，形神非常鎮定，絕不帶絲毫惶恐的神情，這麼喝叱着，侯玉崑如同沒聽見一樣，跟着有兩名守備是統率禁軍的，在這裏值差，見上面喝叱這名奸細下跪，那知他是也不跪也不理，兩人巴結差事心勝，緊走了兩步，來到侯玉崑身旁，立刻用那狐假虎威的態度高叱道：「亂黨，你太也的大胆，王駕的天威就在面前，你還敢這麼狂妄，你是不要命了，趕快跪下，免得老爺們敲折了你的狗腿。」這兩位守備一遞一聲的這一喝叱，侯玉崑不禁沖沖大怒，立刻面色一紅，瞪眼罵道：「走狗你何必這麼狐假虎威的吓唬你家少俠客爺，少俠是刀山劍樹火坑油鍋全見過，你想用這種狗屁不如的話來吓唬動了你家少俠，你是瞎了心，我侯玉崑是俠義道的後代，豈把標等這種走狗放在心上，再敢多言，莫怪少俠可要罵你了」。這兩位守備被侯玉崑這句話罵得幾乎氣死，本想先把侯玉崑打一頓，只是平西王在上面坐着，自己那好那麼自找釘子碰，正在進退不得之際，平西王在座上一拍公案，喝問道：「呸：大胆亂黨，你小小年紀竟敢這麼無法紀，安心造反，如今被獲遭擒，還敢這

麼大眼，來，把他拖下去，先重打他四十大板。」下面弁勇們答應了一聲，這就過來四名弁勇，伸手就要往下拖侯玉崑。侯玉崑狂旁一閃，嘿嘿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先不要這麼侮辱你家少俠，我有話講完了，殺剛存留任憑你等。」當時這四名弁勇也不敢過形的逼迫，遂縮住了手，望着上面等候王駕的令下，這位平西王吳三桂又把公案一拍道：「亂黨，你敢在本爵面前撒野麼。你可知本爵掌有生殺的大權，就是把你亂刀分屍，只怕你有冤枉只好到閻王殿前去伸述，本爵姑念你年幼無知，受人誘惑，不明利害，甘心從匪，你只要從實把你被何人所誘，共有多少同黨，你們領袖除了萬善洪緣救的教徒尚有多少領袖，在何處潛伏，謀刺本爵此出於何人之意，一一招來，本爵網開一面，放你逃生，你只要敢倔強，本爵可要把你碎屍萬段，剝骨揚灰，那時後悔便遲了，講！」侯玉崑聽了平西王吳三桂這片話，不由的哈哈一陣狂笑道：「吳三桂你不要用這些花言巧語，來向你家少俠客誘供，我侯玉崑是磊落光明的俠義男兒，沒有那種詭祕的行爲，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如你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如今擁兵在川中，吸盡民脂民膏，供你一人的淫樂，豈不知天下尙有志士，人心未必盡死，我們是爲四海黎民雪憤，你是急早的猛醒，率所都健兒爲國家平匪安民，不要妄想作皇的美夢，置生靈塗炭於不顧，你若是執迷不悟，只恐怕天下的百姓全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只怕就是罵也要把你罵死了。」當時這侯玉崑一番話說得氣壯山河，毫無畏懼之色，這時連老義士也十分讚嘆，侯玉崑這點年歲，居爲當着一位藩王面前，把死生置之度外，罵得吳三桂痛快淋漓，那平西王在座上

冷笑了一聲道：「很好，你才不愧男兒漢了，你既這麼歷數本爵的罪狀，本爵問你是何人指使而來，你們洪緣教究竟有多少人，你爲何不敢講呢？」侯玉崑從鼻孔中哼了聲道：「少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侯玉崑是遼東皮城人，我父名鐵臂蒼猿侯遠堂，吳賊你總該認識吧，我全家俱死你手，我父子法場脫身，逃的性命，大仇未報，焉能與你善罷干休，不過我身爲萬善洪緣教弟子，豈能把切身之痛忘了，只爲國家大計爲重，只要你肯悔過，痛改前非，爲國爲民，我們定當把私仇擱起，你若問我們現今有多少人，救壇在何處你就不必問，普天下的黎民全是你的公敵，到處皆是救壇，你就是把你家少俠殺了，所死者不過是侯玉崑一人，跟我等志同的尙有千萬人，你縱然奸詐陰謀，也難殺盡了天下人，我侯玉崑是秉忠心懷赤胆，既有私仇，又爲公憤，還用什麼主使，教唆，威迫，利誘，我這全是坦白無私的實話。你要殺要剛，你自有權衡，再問我其他，我是一概不知，你就不必費事了」，侯玉崑是侃侃而言，所有平西王駕前的一般爪牙，沒有不暗中讚成的，全深羨侯玉崑一個年輕的人，居然能够在這種威嚴堂下視死如歸，痛罵平西王，氣壯山河，令人可敬，平西王此時也想起這侯玉崑就是在葡遼鎮任上總兵侯遠堂之子，他父子法場脫身，逃出自己掌握，雖會各處嚴拿，日久也就把這事置諸腦後了，乃不料竟來到川中，勾結萬善洪緣教，陰謀圖我，那夜在行宮，險些喪命在此子之手，如今落在本爵手中，我不斬草除根，終成大患，放虎歸山，終久能爲害，自己想到這裏一聲狂笑，頓起殺機，叫道：「侯玉崑，你不用口若懸河，本爵好好問你，你決難招認，本爵那夜險遭你毒手，今

夜你想逃出本爵手去，除非是日出西方，扭轉乾坤，那才是你逃生之日，來先把他吊起來。」

第十章 劫小俠保柱顯身手

下面答應了一聲，立刻轉過來四名身高力大的弁勇，向上請安已畢，過來兩名，伸手把侯玉崑的兩腿架住，叫要轉身，平西王吳三桂道：「你們先把他的手挑了，本爵讓他嘗嘗奇刑之苦，若叫他受一刀之苦，太便宜他了，」弁勇們答應了聲，把侯玉崑架到廊下，侯玉崑一聽平西王想零碎剝辱自己，越發急了，破口大罵，弁勇們那管他是忠奸好壞，叭叭一連的打，侯玉崑此時自知必死還有什麼顧慮，立刻把眼一瞪道：「走狗你敢凌辱你家少俠，你是找死了」。這時已把侯玉崑的手拷挑了，侯玉崑被這兩名弁勇，打得火起萬丈，立刻把雙臂一揮，用手掌正擊在這兩弁勇的小腹，砰的聲把兩名弁勇打出五六丈遠去，只聽得嘩嘩一聲慘叫，一個頭顱觸在了牆上，一個是摔的震動了臟腑，立刻氣絕身亡，所有值差的將官衛士各拔腰刀，大喊：「囚徒大膽」全往上一圍，就要亂刃分屍，侯玉崑立刻往後倒退了兩步，冷笑了兩聲，向眾官員道：「你們自管照着少俠的致命處下手吧」眾官員雖然是亮刀要剝侯玉崑，可是誰也不肯真個往下剝，當時平西王吳三桂也不願就把侯玉崑的命廢了，遂向下喝叱道：「你等不得傷他，本爵定要從他口中取供，來把他先吊起來」，平西王這番話說完，由眾官員監視之下，把侯玉崑吊了起來，平西王厲聲問道：「侯玉崑，你招不招，本爵看你還是招了好，你痛痛

快快的把你們教徒窩聚在那裏，以及黨徒究有若干人趁早招來，不然你可有無邊痛苦」，當時侯玉崑咬定了牙關，決不肯招認，平西王喝了聲打，立刻過來兩名弁勇，每人手裏拿着一條鐵蒺藜棒，這條棒是三尺五長，上面滿是滿佈着五分長的鐵刺，要聽那平西王的二次命令，就要毒打，侯玉崑被吊在廊下形神自然，決不理他們這種威嚇，平西王向下說道：「侯玉崑你是招與不招，你可知道這種刑法的厲害，你就是鐵打的漢子，本爵也要打你個骨斷筋折。」侯玉崑冷笑一聲道：「國賊你不用說這些恐嚇之辭，你家少俠頭可斷，志不可移，要想在我口中取供你是妄想，少俠客有死而已，不必多言。」平西王被他這番話說得十分暴怒，更兼他當場又打死了兩名弁勇，自己怒氣難消，定要用非刑拷打，這一來眼見得侯玉崑就要喪命在非刑之下，平西王把公案一拍喝聲「打」這兩名弁勇領命，立刻就要舉鐵蒺藜棒，向侯玉崑打去，這種淫刑真要是打上，侯玉崑恐要落個骨斷筋折。侯玉崑是瞑目就死，絕不皺一皺眉頭，就在那鐵蒺藜棒高舉，將要往下落的當兒，兩名弁勇齊聲「哎喲」了一聲，立刻把兩把鐵蒺藜棒噹啷扔在了地上，把磚地全砸壞了兩塊，這兩名弁勇，只有甩着腕子一個勁的哎喲，廊下的值差官員全是大驚，就在將弁們一驚的當兒從對面的屋頂上，嘩嘩嘩的瓦片飛來，把弁勇們砍傷了四五名，跟着頭一個是老義士朱天民如秋風落葉一般，輕飄飄落在了走廊前，鐵臂蒼猿侯遠堂，俠女朱劍英也隨着下來，這位老義士朱天民腳剛沾地，又復騰身而起，輕舒猿臂，左掌把走廊的上橫榻子按住，伸手把吊侯玉崑的繩子一搯，已經給搯斷了，侯玉崑身軀往旁一落，鐵臂蒼猿侯遠堂正

趕到了，伸手把侯玉崑接住，俠女朱劍英，早已亮了劍，手急眼快的把侯玉崑的鎖挑斷，侯玉崑因為是父親已到，又有師祖師姑在前，自己遂猛然變臂一振，一蹀躞，看見離開自己身旁不遠，有兩名弁勇提着斬馬刀，自己受了他們這番凌辱，怒氣未消，一縱身到了那弁勇近前，一抬腿踢中了那弁勇的腕子，斬馬刀剛要撒手，竟被侯玉崑奪了過來，把這把斬馬刀揮動，竟如劈瓜切菜唵唵察察一陣鮮血飛濺，連着砍翻了四五名弁勇，老義士朱天民、俠女朱劍英全動了手，立刻殺傷了好幾名，這時一陣大亂，所有護衛平西王的武將弁勇全亮了兵刃，一個個奮勇當先圍了上來，這時老義士朱天民，鐵臂蒼猿侯遠堂，俠女朱劍英，全都生龍活虎一般，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所有護衛的侍衛及武職將弁被傷了十幾名，侯玉崑這口斬馬刀，只揀那往前欺敵的下手，此時保柱反倒不敢離左右了，因為不知來了多少亂黨，恐怕王駕有失，只暗暗派了兩名親信差弁們，趕緊繞道出去傳令教保衛王府的總兵官，趕忙調集火槍營，弓弩手把王府包圍，不准走脫一人，只要是亂黨格殺勿論，這時老義士見侯玉崑腿腳活動開，足可以跟着往外闖了，遂招呼道：「玉崑不要多肆殺戮，還是趕緊往外退吧。」這時候侯玉崑掉轉刀頭往二道院內衝來，老義士跟侯遠堂，俠女朱劍英全隨着往外衝殺，穿過大堂才是儀門，所幸迫的不緊，衆人竟到了儀門附近，老義士忽的心中一動，忙喝住衆人，不要往外猛闖，怎的既不追趕更不堵截定有原由，恐怕有詭計，我先往下踏一下看看外面的動靜吧，侯遠堂等也覺出情勢不對，趕緊停身止步，老義士竟自施展開輕身提縱術飛縱上了轅門左側的一排廊廡上面，往外一看時老義士武不

禁驚心，原來外面已佈滿了火器管，只見一對一對的槍手是才行佈置，槍口完全衝着轅門內，值武官持令字旗，再往遠處望去，前面四週民房一帶，也埋伏下了許多弓箭手，張弓搭箭，全對着這轅門一帶，老義士朱天民這才明白了，這些虎狼官員弁勇，不來追趕的原故，老義士不禁點頭竊笑，復反身來，向四下裏看了看，復縱身來到了西配房下，鐵臂蒼猿侯遠堂問道：「師叔！外面可已是潛伏了官兵麼？」老義士朱天民道：「豈止潛伏了官兵，並且全是火器管，排弓硬弩，我們欲出藩籠，可要各顯身手了。」鐵臂蒼猿侯遠堂冷笑一聲道：「任憑他怎樣埋伏，難道能阻斷我們去路麼？」老義士朱天民道：「萬里，不要過於大意，他這隊火槍營，久經訓練，非比尋常，只爲這種火器營，是他倚爲最大的靠山，本來仗着這隊火槍營建立了不少殊勛，所以他輕易不肯調動他這隊火槍營，因爲吳賊得這隊火器營實在不易，若是損壞了一支，就是少了一支，（按明末清初之時，火器尙沒盛行，所有這種器械得自外國，所以在大清國定鼎中原，到順治九年，北京城始夢設了紅衣火炮，白塔寺設信砲，九門各設信砲五座，八旗勁民從龍入關者在先沒有火器營，惟入關後添置，直至順治九年，始配置完備），所以輕易不肯調用，我們要想突出重圍必要使他猝不及防，方保萬全」，當時鐵臂蒼猿侯遠堂，聽師叔老義士朱天民這麼說，自己不便過形狂傲，遂低聲向師叔說道：「師叔，弟子看我們借這刁斗，可以偵察他那一處兵力厚薄，闖出重圍。」這時老義士朱天民點了點頭，立刻從儀門旁來到西配房下，隨着用飛雲縱的輕功，往上飛縱，腳尖點地輕飄飄的如同「飛燕投林」，立刻縱到了刁斗下

，老義士朱天民別看年已古稀竟有精純的輕功絕技，那五丈多高的刁斗，立刻用揉升的功夫順着刁斗到了上面，鐵臂蒼猿侯遠堂是離着西邊的刁斗進，就這麼着，鐵臂蒼猿侯遠堂還比較着老義士慢的多，當時這二位上了東西刁斗往下一看，只見東西轅門外比較人多，靠那轅門影壁對過有四五十名勇兵，有五桿抬槍兩人抬着一枝，火器全裝好了，情形是專等往東西轅門及影壁闖出人來，立刻幌火繩點抬桿槍，以及弩弓手，全是嚴防着轅門裏有人往外闖，當時老義士朱天民看定了須往影壁對面着脚，打傷了十名八名的抬槍手，即可闖出去，當時老義士朱天民向鐵臂蒼猿侯遠堂一打招呼，立刻吱的一聲，奮臂呼哨，飛身一縱，越下了刁斗趕到往影壁上一落，也就是一站，倏然騰身而起，防守的官兵，見半空中下來兩人，摔如飛鳥，弁勇們剛要用火槍射擊，那知這兩人是迅捷非常，已到了面前，老義士朱天民，趕緊把雙臂一揮，已把火槍營的弁勇們打倒了四五名，鐵臂蒼猿侯遠堂，這柄兩刃刀揮動，立刻砍倒了四五名弁勇，這一來已經全欺進了身，這些兵弁勇遭了報，立刻被殺得東逃西散，老義士朱天民一聲呼哨，令侯家父子，趕緊的往外退，可憐徒傷了二十名弁勇，這時那率領那火器營的將官等，見所堵截的亂黨等全要逃了，自己知道在平西王駕前，恐怕難以交代，自己的前程恐斷送了全不能算完，遂督率着弁勇們用排槍着射擊，可是這種抬桿槍那裏射擊的準，老義士等縱躍如飛的，這弁勇們又那裏追得上，追了五六里已經連蹤影全看不見了，這幾位俠士們，如電閃星馳的出了都城。因爲全是一夜勞乏，先得找個鎮店歇息，好在前面不遠就是興隆驛，師徒四人說着話來到了鎮店

內，只見興隆驛果然是一個大地方，街市上商家買賣尙多，只是全市門面上半掩半開，道他不作買賣吧，他又開着門，說他做買賣吧，他又半掩半開，那情形似乎即時全可以上門收市似的，走進了街心裏，見稍微火熾的一點買賣全是日用必需的，至於什麼綢緞金店這樣的買賣，全停業不幹了，老義士看着有些詫異，故又走了十幾家門面，只見這一家酒樓字號是留仙居，裏面刀勺齊響，尙是十分興隆，老義士朱天民道：「我們就在這裏打尖吧，鐵臂蒼猿侯遠堂點頭道好，遂一同走進了留仙居，堂官往樓上讓，老義士見下面賣的座盡是些車夫，船家一類的人，遂奔了樓梯，堂官高聲喊着樓上賣座，老義士等上酒樓來，只看樓上非常軒敞，座客沒有多少，臨窗一帶尙空着四五個座位，堂官讓着老義士等在樓窗靠梯的一座落了坐，堂官看這爺四個形狀各別，口音也不是本地人，不盡的打量了幾眼，鐵臂蒼猿侯遠堂一抖袖子，往堂官臉上一拂，嘿了一聲道：「你看什麼」堂官吓了一跳疑感這位客爺要打自己了，吓的往後倒退着道：「爺台，您別着急」，鐵臂蒼猿侯遠堂道：「你放着客人不照顧，看什麼？」堂官諾諾的答道：「我不看什麼，您老爺有吩咐麼？」老義士朱天民遂攔着道：「遠堂你不要與他們一般見識，坐下吧」，鐵臂蒼猿侯遠堂遂坐下，堂官蜷縮蜷縮的湊過來，說道：「爺台您要什麼酒菜吩咐一聲」，老義士道：「我們是異鄉人，百里不同凡，你只揀可口的配四樣菜，有遠年花雕盪一壺來」，當時堂官，諾諾連聲的答應着，站在樓梯口向下喊了下去。因爲口音不同，也聽不出喊的是什麼，堂官喊過回身到裏邊去招待客人，從老義士的桌前經過，鐵臂蒼猿侯遠堂向堂官一

點手，堂官又是一機靈，簡直被這位爺鬧怕了，滿臉堆笑，滋着牙，神情是非常難看，俠女朱劍英不禁蹙嘴笑了，向鐵臂蒼猿侯遠堂道：「師兄你別吓唬他了，你看他張着嘴要吃人了！」鐵臂蒼猿侯遠堂也含笑哼了聲：「師妹，你那裏知道他們這羣人可惡的情形，愚兄我恨透了他們，這種當堂官當夥計的最勢利眼不過，以衣服相貌取人，愚兄我初人關中，很受過他們的侮辱，所以是死了不忘」，俠女朱劍英道：「師兄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這種人就是小人，只要見了錢什麼全不顧了。」這師兄妹這一說話，跟着下面一陣炒勺響，堂官趕緊跑下樓去，不一會端上一盤子肉來，裏面酒杯茶箸，忙合着給擺好，這堂官倒也明白，從樓下招呼了一名夥友來，教他去照料別的客座，自己伺着這一桌，鐵臂蒼猿侯遠堂知道這是打出來的交情，遂與老少各盡了三杯，回頭向堂官問道：「夥計你們這個留仙居幹了多少年了，買賣不錯吧。」那堂官答道：「小字號年頭倒是不少了，買賣全託爺台的福，每年全賺個三千兩千的，只是近來可糟了……」堂官說到這裏頓住，不再往下說了，鐵臂蒼猿侯遠堂道：「近來爲什麼不賺錢呢，本鎮上的買賣，爲什麼有幹的有歇業的，這是怎麼個原故呢，」堂官遲疑一刹，才含混說道：「爺爺是打成都來吧，這裏也被反亂攪得不能幹了，爺爺不用細問了，您還不明白嗎，我們一個當夥友的不敢談論國事，爺爺喝酒吧。」鐵臂蒼猿侯遠堂跟師叔老義士朱天民相視一笑，彼此全明白是因爲地方不靖，反亂時大兵過境十分騷擾，正應了那句話，兵過籬笆破了，鐵臂蒼猿侯遠堂道：「夥計，咱們是小民管不着國家大事，只是我看着商家買賣這麼受罪實在可惜，要這樣長

了，那不要全闕了門嗎」，那堂官見這位爺台說話比剛才進門時和平多了，自己胆子也較比着剛才大了，緊跟着別的堂官又給送上兩道菜來，向鐵臂蒼猿侯遠堂道：「爺台進鎮時可會見鎮外駐着大兵麼？」侯遠堂點頭道：「看見了沒有多少」，堂官一笑道：「爺台你大概沒看見紮大營的地方，這裏駐着一萬多兵，聽說陸續着進來，又有好幾萬，聽說是路過軍隊往成都開，那是那一隊到了，也得住個十天八天的，這一來把我們這興隆鎮可毀了，今天要來，明天要來，地方上常帶着官兵到商家來攤派，商人們那禁得住這麼招攬，小一點的買賣早闕了門，大商家晚闕兩天門，反正誰也活不了，您說遇上這個年頭兒有什麼法子。」侯遠堂等點頭，堂官還要說話時，樓梯一陣響，從下面上來三個客人，老義士朱天民不由一驚，他是久歷江湖，閱人甚多，尙沒看見過這份儀表，頭裏這個年約五旬開外，紫巍巍臉堂，劍眉虎目，繞頰紅髯，根根見肉形神氣魄，很帶着大好的風度，第二位是年青書生模樣，年紀不到二旬，身材中等眉分八字，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唇若塗珠，大耳重輪，他這神形上看着。他的威嚴叫人看着有些不敢迫視，後面那人年歲却大了，鬚髮蒼蒼帶着一片慈祥和藹的氣派，那個亂髯客提着一個包裹，有三尺多長，背後攢着一個包裹，雖然不大，看情形是很重，那少年跟老者全是空着手任什麼不帶，這三人的打扮全是商人模樣，可是形態上可斷定這三人沒有一個是商人，上得樓來全站住了，那亂髯的壯士，向身旁少年低聲說了句什麼，那少年微把頭點了點，就見那亂髯的壯士似乎很恭敬似的，堂官也正過來讓坐，那亂髯的壯士用手一指盡裏面那張桌道：「我們就是那一坐

吧」，堂官答應着，天山老義士聽那虬髯的壯士口音却是北方的語調，這時他三人奔奔裏面那座頭，這虬髯復走起路來，把樓板踏得吱吱憂憂亂響，震得別的座頭的盤，嘩唧唧直響，別的客人還不覺得怎麼奇特，鐵臂蒼猿侯遠堂是暗暗吃驚，用指甲輕輕一敲師叔面前的桌角，向三人背影一努嘴，老義士點點頭，連俠女朱劍英，侯玉崑看這三人絕非常人，堂官讓三人落座，跟着問了所要的菜，只見年輕的坐位上面正座；虬髯壯士跟老者左右陪着，雖明着看不出是有什麼分別，可是形神上那兩人帶着恭維不敢放肆的神情，老義士已看出個大概來，跟着堂官把那三客人的酒菜名喊下去，老義士一聽，所要的全是極貴的茶餚，所有喊下去的菜名子，倒有兩三個沒有的，那堂官陪笑臉到那三個座頭上，請那三個異人，把所要的茶餚更換更換，當時這一更換茶餚，那虬髯壯士，未免的面含不悅，這堂官們一掉換菜的功夫，聽得樓梯口又一陣響，下面又上來兩個人，一個身量高大壯漢。一個身材瘦小枯乾，鵝眉鼠目，上得樓來，直眉瞪眼的往裏走，樓梯口的堂官一往裏讓。那個瘦小的站在那裏，不住的看那三個異人，堂官二次往裏讓時，那個身量高大的壯漢厲聲喝道：「躲開，老子是找人的，難道你沒聽見麼。」這壯漢一聲喝喊，聽得那堂官，足足往後連退了三步，碰在了桌子上，這才站住。自己心說我今天真是倒霉，怎麼竟遇見病神了。當時這堂官躲得遠遠的，這位老義士僅自低着頭，可是招呼鐵臂蒼猿侯遠堂道：「你只留神他舉動，不要緊自看他」。老義士方說了這話，忽聽那粗壯魁梧的壯漢，把聲音塌下去，向那瘦小枯乾的道，「併肩子把合，釘梢，反奔子，醜齜子，咳，咳的局

迷，還是浮綫兒上去年吧。」那瘦大枯乾的點點頭道：「併肩子，你念短吧」。這時這兩人說完了話，立刻轉身下樓。鐵臂蒼猿侯遠堂霍的站起來竟要往外走，天山老義士朱天民道：「遠堂，你到那裏去？」鐵臂蒼猿侯遠堂道：「師叔，那兩人說的可聽見麼，他們是定有所圖，弟子要隨他一程看他落在那裏。」老義士朱天民道：「據我看無須費事，他們既說是浮綫上作買賣，總越不過白流溝去，我們那裏去等他，豈不是省却一番手脚」。當時老義士朱天民一句話把鐵臂蒼猿侯遠堂攔住，只是俠女朱劍英跟送玉崑兩個人，對於方才那兩人行蹤有異，言語不懂的情形非常各別，兩人如墜五里霧中。遂低聲向老義士問那兩個人，倒是怎麼個路途恐怕定是好人。當時這問，天山老義士朱天民道：「不要問了，少時自然明白，那兩人正是綠林道中人」。侯玉崑跟俠女朱劍英遂不再問，當時這邊低聲悄語的說着，故意的揜延時刻，爲是候着那三位異人，工夫不大，那三人已經吃完了，喊堂官算了賬，以外賞了一兩銀子酒錢，很有些揮金似土的情形，這時鐵臂蒼猿侯遠堂也叫堂官把賬算清了，見那三位異人已經起身下樓，侯遠堂催着老義士跟着走，老義士道：「我們不要跟的太緊了，免得他們猜疑，這時那三人業已下了樓，約摸已離開留仙居，老義士等方一齊下樓，鐵臂蒼猿侯遠堂搶到了門外，往外一張望時，只見三人是奔北走去的，這爺四個安步當車的在後面跟隨，趕來到興隆鎮的北口外，只見那三位異人奔港口走去，老義士等測度着這三人必是渡江，心想這才那兩個匪人所說的春點，說是要到水上動手，可是這一帶正是日流港一帶，橫大江人煙稠密，難道在這化日光天之下竟敢動手

劫搶旅客麼，要是那麼目無王法，也太以大胆了，老夫任憑他有多少黨羽，我也要打他個抱不平，老義士懷着這種心意，往前走，侯玉崑也明白了，酒樓所遇的情形，鐵臂蒼猿侯遠堂把那兩個綠林道所說的，江湖裏的話全講給了玉崑木劍英，侯玉崑跟俠女朱劍英才知道了究竟，往前走，已到了港口，天山老義士朱天民向鐵臂蒼猿侯遠堂，靠岸港口往西走下去，約摸出來半箭地，靠港口有幾家小船搭的蘆蓆棚子，船停在了水邊上，漁人全在蘆棚內做午飯，炊煙縷縷，有幾個小販子圍着蘆棚子吆喝着賣吃食，天山老義士朱天民却向蘆棚後面走去，鐵臂蒼猿侯遠堂，侯玉崑跟俠女朱劍英隨着轉到蘆棚後，這裏已隱住了身體，可是往港口可看得清晰，鐵臂蒼猿侯遠堂道：「仰叔，他們大約是渡江吧。」老義士搖搖頭道：「不然，他等決不過江，你們不要露形藏，那兩名匪徒定在港口一帶。說話間，俠女朱劍英問老義士道：「父親你看，那三個異人大約是雇船了，我們何不趁此過去跟他的船一同去」。老義士朱天民笑道：「傻丫頭，別胡鬧了，我們奔峨嵋山，跟他的船越走越遠了，你看這裏定有蹊蹺。」當說話之間，侯玉崑道：「師爺您快看，他們要上船了。」老義士抬頭看時，只見果然有一隻江船正靠在港口那兒，情形是已經預備好了。船上的水手正在往船上讓那三位異人了，老義士忽的瞥見那船後梢上有一人正從後艙出來，似乎怕人看見似的。老義士向鐵臂蒼猿侯遠堂道：「老夫眼力不佳，你看那是何人？」鐵臂蒼猿侯遠堂順着老義士手指處一看，只見船梢上正是那瘦小枯乾的綠林道，侯遠堂驚異非常的道：「定是賊船無疑了，三位異人已上了他的牢籠，只怕凶多吉少，我們應

該怎樣搭救他才是」。老義士朱天民道：「遠堂不要驚慌，既然落到老夫眼內，我若容他詭謀，肆凶饑，江湖路上枉負俠義之名了，走，隨我來。」鐵臂蒼猿侯遠堂聲道：「叔定有主張，隨着繞過了蘆棚，經奔港口。來到港口附近，老義士朱天民却緊走了兩步，到了賊船挑板前，只見那三位異人業已上了船，水手們將要撒跳板。老義士脚登着船板向艙內招呼道：「喂管船的你們還是往那裏去的船。」水手們站在船頭上，瞪着眼看了看老義士，遂厲聲說道：「你管的着嗎，那兒全許去」老義士一看水手們橫眉豎目的情形，跟說話那份橫暴的意思很是令人生恨，自己才要答話，侯玉崑定年輕性燥，俠女朱劍英也是憤憤不平，立刻就要趕過來動手，當時這兩位少俠往前一闖。鐵臂蒼猿侯遠堂，用袖子向二人一拂道：「少要多言」。說話之間往前走了一步向船上的水手們喝叱道：「你們既是人類，爲什麼不通人情，你這既是客船，就擋不住客人來的，這麼蠻橫，難道你們有什麼倚仗麼」，船上的水手見鐵臂蒼猿侯遠堂威風凜凜，頓時把自己凶橫的氣餒壓了下去，正巧後稍出來一名水手，正是船上三當家的混水魚邱龍，水手們立刻不敢再言語，暗中交代，這條船真正是長江一帶有名的水寇，人稱長江三怪，這是親兄弟三人，他們還是不止駕着船作買賣，他們的老巢尙有大幫水寇，嘯聚在黑龍場，有百十名弟兄，全是精通水性，塢內客船廿隻，雙桅風船二十艘，獨霸長江，行蹤詭秘：出沒無常，商旅受其害的不可勝數，可是不劫孤行客人，沒有油水的也看不到眼，所劫的全是富商巨賈，卸任的官員，凡是這路有油水的買賣被他看上，就讓你逃不出手去，把客攬到他自已船上，走到僻靜的地

方，把客人殺了，他決不把客人推到水裏，他是水面上作的案，可把屍身拖到港岔子裏一掩埋，水面上報的案，陸地上的官員就是發現了，決不能把這案子往一處湊和，所以他們歷來沒犯過案，遇上大家的買賣，人多不能下手，他們就暗中調集老巢的黨外，二十隻帆船只要一到海面上，就要有一場凶殺，那一來必出一件極大的案子，這長江三怪橫行江面若干年商旅談到這一般海盜，沒有不駭然的，這些閒文不在話外，且說混水魚邱龍，在隨着這三位異人之時，他守在船上未跟隨，此時忽聽外面這一吵嚷，那水手們跟這岸上人答話，自己也是提心吊胆，趕到走上船來，自己一看那情形，自己再不答話，只怕非要動手不可，遂緊走了兩步來到船頭，向老義士等抱拳拱手道：「衆位爺台有什麼話跟我說，水手們不懂得做買賣的規矩，多有得罪了。」老義士朱天民見由後出來這個人，倒是說話和氣，老義士不便不答，遂向前答話道：「我們是雇船的客人，不料你們這羣夥計們，不按着買賣做，竟敢出言挺撞，難道就看出老夫不能教訓你等麼？」那混水魚邱龍道：「爺台要是想雇船，到別處雇吧，我們這隻船已經有了客人，我們是連夜趕到金陵，沿途不准停留，所以不能攬別的客人，我們這就開船了，您多捱待吧。」老義士一聽他這套話，聲道他是用「軟託」把自己支開，他好把客人載走，可是自己也不便再說別的，只有另想法子綴着他了。遂後笑了一聲道：「便宜了你們這般狗頭。」當時這位老義士遂退了下來，老義士退下來，鐵臂蒼猿侯遠堂也不好再多說了，遂低聲問道：「師叔，難道我等就此罷手不成？」老義士道：「老夫除惡務盡，若容他逃出手去，我們還稱什麼俠義，不必

多言，我自自有道理。」當時老義士如無其事的沿港口往西走了十幾步遠，侯玉崑俠女朱劍英全緊跟在後面，兩人頗有些憤憤不平，恨不得把那無情無理的水手拖下船來暴打他一頓才好，此時深怨老義士太以省事，便宜那狗頭。這時正往西慢慢走着，聽得身後一片嘈雜的聲音，回頭看時，那條賊船拔錨，撒跳板開船了。侯玉崑一看實有些忍不住了，遂向那老義士朱天民道：「師叔，你看賊船已走，此處非同廣闊的江面，港岔紛歧，倘若他們載着那三位異人入了荒島幽僻的地方，只怕那三人難免要遭他毒手，我們既已如此，若再生失時機，不能搭救，救他三人遇害，我們於心何安。」當時這位侯玉崑一說這話，鐵臂蒼猿侯遠堂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後，侯遠堂道：「師祖自有辦法，何得任意噁舌。」老義士朱天民道：「遠堂不必責備他，這倒是他俠肝義胆的心性，救人心切之意，你們不用懸念着，老夫決不容他去呢。」一邊說着，已經來到了港邊，這裏也泊着幾條船，水手們又在船上的，有在船下的，見老義士等不住往船上看，遂過來了四名水手問：「爺台是僱船嗎？」老義士不答他們所問，看好了一條船用手一指，向水手問道：「這隻船是誰的。」有兩個三十多歲的水手答道：「是我們的船，您往那去？」老義士道：「我們到金陵，按着規矩是十兩銀子船價管客飯，如外加酒飯，我們是一錢銀子不少給，如外加四兩銀子酒錢，這四兩銀子可不加，咱們說明白了，我們要是說連夜走，就是風不順也得走，不准你們臨時打麻煩，要是說停船，別管到站不到站，咱就得停船不走，快趕到了金陵，你們自然沒有什麼不合式了，要是在我們身上多耽誤一天，多貼你們五錢銀子，你說規矩規矩

「水手一聽，陪着笑臉點點頭道：「爺台你這是常常出門的客人，所以這麼大方，體貼我們當夥計的不易，既這樣我們定要依着爺台的吩咐，絕不能在我們身上就誤事」。鐵臂蒼猿侯遠堂插言道：「咱們還有點事，要講頭裏，我們這時上船說是就得走，你們船上人，要是上有上岸後遲來的，我們可不能等着，咱們算是沒商量，我們是另找別的船。」當時那水手尙沒答話，管船的已從岸上走下來，見夥計應了這水買賣，心裏十分高興，遂趕緊下了船，向鐵臂蒼猿侯遠堂道：「爺台放心吧，我們這船上的人滿在這裏，四名水手連小的一共五個人，你要忙，咱這就開船走。」鐵臂蒼猿侯遠堂向老義士道：「師叔咱們別再就攔了。」老義士點點頭，這爺兒四個立刻上船，這條船遂即開船，風帆扯起，悄悄追趕下來，風雲叟朱天民等見這一帶上下游的船隻如梭，諒還不敢怎樣，遂一同進到艙裏，見艙中頗爲整潔，雖則地方不大，可是若有個三四位客人，也足可容納了，當時老義士們落坐，鐵臂蒼猿侯遠堂道：「師叔，你看賊船已出去有一里了，我們怕趕不上。」老義士含笑道：「風勢順船又輕快，那會讓他走脫了，不要忙，他們在附近一帶決不敢下手，我們這時太貼近了沒有什麼益處。」當時鐵臂蒼猿侯遠堂不便多言，心裏總想着這一帶港岔紛歧，怕要失了他們的蹤跡，可是老義士就似胸有成竹似的，自己豈敢硬作主張，船家跟着送了茶進來，請示是否立刻開船，嘯傲乾坤風雲叟朱天民遂吩咐道：「立時開船，今天頂日沒之時，要走他四五十里才好。」管船的答應着，立刻吩咐水手們起錨開船，這最近一帶，是港口的所在，所有的船隻滿在這一帶停泊，所以不能扯風篷，直到了遶遶

口一帶，也出了港岔子，水面也寬了，立刻把風篷扯起，船走順風，其速如箭，順江灣一帶走下來，這一帶江面上的商船客船，絡繹不斷的往來着，這時老義士跟鐵臂蒼猿侯遠堂全站在了船面上，只見那條賊船也是趁着風勢扯着風篷，走的如飛似箭，雖則經過了幾處港岔子，並沒走岔開，跟自己這條船走的快慢是一樣，所以總差個半里多地光景。老義士是如無其事的飽覽着江天一色的美景，走到日色平西，已走出約摸有三四十里光景，前面是一帶碼頭，這裏正好停船，管船的進來請示，是否在這裏停船，還是往下趕呢。這個管船的意思是天已經晚了，若是錯過了宿頭，在別處停下船有許多不便的地方，當時老義士道：「我們是有要事在身，不能就攔，要連夜往下趕。」當時船家一聽這話風遂忙着答應了，向船艙傳話，叫水手們趕緊向下快趕。水手們因為有言在先，不能說了不算，扯足了風篷，這種風順水急，走起來真如快馬奔馳，如飛似箭的往下遊走着，趕到了日已平西在江面上起了一層輕煙薄霧，紅日西墜，紅光照得水面上起了萬道金蛇，水花四濺，微微的風掀起了微波，船再急行着，水面如同兩道日綫，這時暮色蒼茫，別的客船風篷大約全攏了岸，靠了碼頭，船再往前走天越黑，地勢越險，沿江岸的一帶，是一色的江葦，被風吹着一陣刷拉刷拉的響聲，跟浪打船的聲音合在一處，更顯得這一帶地勢險惡，這樣又走了里許，天已經算完全黑了，可是船依然如飛的走着，這種情形，形勢非常緊張，本來在江面上是一條別的船沒有，只有這兩條船，一前一後的在江面上追逐着，這是很明顯易見得有特殊的情形，這時老義士朱天民等全在船頭上站着，這鐵臂蒼猿侯遠堂道：「師

叔，我看這種情形，只怕就要這一帶下手了，咱們的船得往下欺吧，」老義士道：「據我看還不致於在這裏下手，你放心吧，咱們現在是在明白對敵的時候，賊船未必不知我們是追着他們，他們也不無所懼。」老義士正說到這，立刻眼前的情形大異，江面上也太寬了，地勢遼闊，又在黑夜裏行走，更顯得十分危險。老義士竭目力往四下一看，只見在廿丈外有一隻風船走的非常之快，是從下道往上游走，雖是水逆風逆也走得很快。鐵臂蒼猴遠堂道：「師叔看見了麼，在這種黑夜之間，竟也有行船的，這真是怪事。」當時前面兩條船已經走近了，忽聽得這條船上已經發了呼哨的聲音，趕到那條風船來到老義士這船切近時，忽見那船頭直奔老義士這條船走來，剎那間眼看就要撞上。這時本船上管船的高聲喊道：「對面的管船的，怎麼竟看不見這邊有船嗎。」此時不止於水手們這麼喊着，連老義士也全明白了，知道這條船不懷好意，水手們飛奔後舵頭，想用篙防備着，怕是被他撞翻了，當時管船的一看情形不好，高聲喊着夥計趕緊落蓬下錨，老義士朱天民，遂喝令不要落蓬下錨，水手們也急道：「爺台，這是見我不得，我們船身太小，倘被撞上，立刻就全船粉碎。」當下這位老義士朱天民道：「爾等休得多言，我們不能拿自己的命當兒戲。」當時水手及管船的見這位老義士說得非常鄭重，並且適才見他們爺幾個上船時分明暗帶着兵刃，不是平常人，或者有辦法也未可知，船上人遂不敢揮杆下錨。這時危機緊迫險到萬分，兩船相隔不過兩丈，水手們任憑喊乾了嗓子，也是白說，那條船如飛的駛過來。這時候玉崑，俠女朱劍英心中也沒了主張，因為兩人是得知老義士不識水性，連自己

跟師姑也是沒有水性，倘此船一翻准得葬身魚腹，忽見老義士朱天民往船頭上又欺了一步，手向長囊內摸了摸，忽然一抬手，在這種驚濤漲浪，竟發生了哧哧的聲音，就在老義士兩番抬手之間，聽得那風船上咬啣喊聲，連着就似有六七個匪徒受傷落水的，這時船越發近了，老義士朱天民趕緊從水的手中搶過一支篙來，後梢掌舵的招呼道：「請左推舵，快着！」

第十一章

于蕭兒萬里謁恩師

來船已相隔祇有六七尺，老義士朱天民照着這隻風船船頭旁一點，自己這隻船向右一偏，風船在江心可打橫，在風船貼過時瞥見似乎還有人，可是老義士掌蒿在船頭時，已把那船上的人吓得閃的左邊，鐵臂蒼猿侯遠堂道：「師叔，還是停船，咱們把他的船上賊人殺盡了除害」，老義士擺手道：「不必了，老夫已殺了他們七名，足可警戒他們了。」鐵臂蒼猿侯遠堂覺得師叔這話說得不大可靠，黑夜之間，那能看得那麼真切，雖知道老義士發的是暗器，可是發的是什麼暗器，就不得而知了。自己在疑信參半之間，這時兩船已離開，忽聽老義士說道：「遠堂，你看這不是賊黨們的屍首麼？」鐵臂蒼猿侯遠堂順着老義士手指處一看，只見水面上湧出兩個屍首，侯遠堂不覺十分驚異，師叔的武功超羣絕俗，就憑這種驚濤駭浪裏兩船走着，竟能够連發暗器傷了七名賊人，真是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時自己這條船業已走出去多遠來，那條風船在江心裏一橫，趕到這時船才回轉了船頭，就知他船上

尙有水手們，俠女朱劍英跟侯玉崑全有些提心吊胆，恐怕這條風船再追下來，那前面的小船若是再有接應，豈不要前後受人夾攻，當時這兩人不過心裏怙懣，可不敢說出口來。

且說老義士這條船又走出一里多地，這時天邊湧出半勾斜月，密札札的星斗，微發光芒，江面上倒辨得出方向來。只見前面那條船逕向一處港口灣進去，老義士喝令船家把蓬扯足了，不要讓前面那條船走脫了。此時船家自然明白了，知道這些客人不是官人就是鏢客，前面一定是賊船，這一來船家也算認了頭，那還敢道一個不字，豁出這條船了。當時老義士這一發話，船家真個把風蓬扯足了，船是衝風破浪，其行如飛，跟着灣進了港口，趕到一進港口可就慢了，因為走偏風，前面那條船也慢了。這一帶形勢更加險惡萬分，老義士朱天民就知道賊船定要在這裏動手了，因為這一帶，有廿多丈寬，可是兩岸上全是江葦地，並不是過行的港口。船進到這個港岔子裏，絕沒有像可以停船的地方，天山老義士朱天民低聲向鐵臂蒼猿侯遠堂說道：「老夫看賊船定在這處停泊了，我們就得時時防備他了。」鐵臂蒼猿侯遠堂道：「師叔所料不差，賊船是停在這裏了。」當時前面那條船在一箭地外落了蓬，鐵臂蒼猿侯遠堂道：「師叔我們在那裏停，據我看還是遠麼好。」老義士朱天民道：「不要離遠了，賊子們已然跟我們明白的仇視，我們還怕他作什麼。」鐵臂蒼猿侯遠堂遂緊指揮着水手們把船停在離賊船四五丈遠近，爲是接應靈敏。船靠好了，天山老義士朱天民立刻吩咐劍英，玉崑不要亂動，只把兵刃預備手下，免得臨事着慌，只是動手時須看我眼色行事，他們只要是不動手謀害客人，我們不

得妄動。劍英頭一個先不聽話，向老義士道：「我們是小孩子的樣兒，賊人定不把我們放在心上，我們是各自有意無意的，近他的船旁察看察看，倒是有什麼舉動，就勢一看那三位客人怎麼樣了，萬一被他軟禁起來，我們還一點不知，設若被他暗害了，豈不是枉費一番辛苦。」

當時這位老義士聽了，倒也不好諄諄不教他們出艙，遂囑咐看見了什麼行動不要多事，你們年輕不知道厲害，老夫自有處置他們之法，當時俠女朱劍英，跟小俠侯玉崑兩人是暗暗喜悅，本來兩人在船中悶的難受，當下這兩人暗藏兵刃走下船來，順着江岸往前慢慢找着路徑走，這一帶荒僻得幾乎沒有道路可走，因為江葦長滿了沿岸，幾乎都沒有着腳的地方，有幾處幾乎就為分着江葦走，兩人出於年輕胆大，這裏簡直是盜賊出沒之所，竟往裏走，俠女朱劍英頭前走，侯玉崑緊隨在後面，離開了自巳停船的地方有兩丈多遠，已經被江葦遮斷了原船停泊之所，俠女朱劍英回頭看了看徒弟侯玉崑說道：「玉崑你看你師爺多小心眼，咱們幹點什麼，老人家就担心，其實咱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孩子，用的着這麼不放心嗎？」侯玉崑道：「師姑，你說我師爺那麼小心，我父親又何嘗不是那麼呢？看起來是越久走江湖的是越怕事，像這隻賊船，明是早探明了他不是好人，可是偏是怵頭怵腦的不敢動手，人家不敢動手嗎？那條風船往咱船上撞時是多麼險，真要是撞上我們一個也逃不了，滿不會水，那不是白送命嗎？要是在一見就動手，早把水賊料理，那還有那場兇險。」兩人一邊說着話，已經來到離賊船不及兩丈遠近，所幸有的江葦遮住了身軀，不致被水寇所見，兩人輕着脚步，倒不怕有聲響，

就怕葦裏有游泥積水的地方，陷身在裏面，因為江葦被風吹得刷刷的響個不住，雖有腳步的聲音也並不出來，趕到來至賊船切近，兩人撥着江葦慢慢的往前走，來到了岸邊，只見船上已掌上燈火，艙裏點着燭光，可惜艙內的窗子關着，只見艙內人影恍惚。俠女朱劍英回顧所立處十分黑暗，外邊倒瞧得清附近的形勢來。侯玉崑緊走了兩步，到了岸邊的船上仔細張望，不禁大吃一驚，忙回身一扯俠女朱劍英的衣袖，朱劍英也緊走了一步，來到侯玉崑身旁低聲問作什麼，侯玉崑附耳低聲道：「要糟，賊人大約是要動手了。」劍英聽了也自吃驚，忙注目看時，只見船上水寇滿亮了兵刃，一共是七個人，內中有四名水手每人一柄峨眉劍，靠着艙門口站立，在艙內有三名匪首，全各持兵刃與三位客人尚在爭辯。只是那匪只喝令不准喊叫，那情形，似乎已把金銀珠寶給與了賊人，那個赤紅臉，尚在與賊人爭辯，就在這時，在酒樓所見的那名匪首，掌中拿一柄劈水電光刀，往艙門外一指喝令往外走，三位客人只見那位形似老道學的有些戰抖，三位客人全被賊人們監視着押出艙來。方出艙門，那水手們一人抓住了一個，半推半摧着，順着跳板下來。俠女朱劍英，侯玉崑兩人全把兵刃，拿到手中，只見賊人把三位客人押下船來時，他們決不是想放這三位客人，催促着奔了葦塘。俠女朱劍英一見這情形就知有異，趕忙的撥江葦往水賊下來那裏湊，走了沒有十幾步，就聽得水賊有說話的道：「綿羊，這裏就是你們葬身之地了。」這句話聲一落，俠女朱劍英蹀脚道：「我們誤了事了。」可是俠女朱劍英說這話時，耳中又能了「哎喲」一聲，跟着有人喊好小子，你敢跟大爺動手，這情形似乎有人和水賊動

了手，當時這位俠女朱劍英，跟侯玉崑全顧不得什麼叫危險，救人要緊，刷拉刷拉的撥着江葦闖到水賊所聚的所在，只見四名水手，把那年輕的客人趕那個道學先生按住，那三名匪首，正跟那名赤紅臉的客人動手，俠女朱劍英縱身到了那水手面前，手起劍落斬殺，侯玉崑亮萬字蓮花奪撲奔了那羣賊首，賊人見冒然從葦塘中出來兩人一男一女，女的不過十五六歲，男的也不過在廿以下，一個仗寶劍，一個執一對萬字蓮花奪，兩人是身手全一樣的矯健，一照面就砍傷了兩名水手，此時混水魚邱龍掄穿鐵拐橫身把侯玉崑挽住，嘴裏却喊着「併肩，別把魚兒飛了。」這時混水魚邱龍，竟跟侯玉崑動上手，暗中交代，在酒樓上那兩個水寇，正是混水魚邱龍的兩位拜兄，那個硬壯魁巍的正是他們老巢黑龍塢的瓢把子老龍王韓滄，那瘦小枯乾的名叫浪裏蛟張湧，這兩人是足智多謀，在黑判塢跟混水魚邱龍，人稱長江三怪，今日弟兄三人駕着船巡行上游一帶，到處裏探察有什麼大商大賈的好下手拾買賣，趕來到川中，因為沿途上沒有什麼要緊事，老龍王韓滄，浪裏蛟張湧要到成都城內遊玩遊玩，遂令混水魚邱龍，守在船上，弟兄兩人遂上了岸，趕到一入成都城，見城內各處防守的非常嚴謹情形，是已經變亂之後的情形，老龍王韓滄暗暗示意二弟：要處處留神，不要被鷹爪孫們注意我們的行動；趕到走過那舊都督府街時，無意中遇見了行路客商，兩人一見那三人的行藏，知道他們身上帶着金珠寶物，因為凡是綠林道常走江湖的眼力最厲害，祇要是商家行旅，不論是步行，或是騎牲口坐車，只要暗藏着金銀細軟，他們全看得出來，他們只看你行路時的足跡跟車輪軌跡，就能知道你是帶着什麼沒帶

。只要是暗帶金銀細軟被他看上，早晚逃不出他們手去，這次長江三怪的兩位瓢把子老龍神韓滄，浪裏神蛟張湧，兩人一見這撥客人是暗帶着不少金銀細軟，遂緊緊的追着，幸而這三位客人正在成都打了午尖，趕到出城之後，這三人是起早走，這一來水寇們那能下手。並且江湖綠林道的規矩，光棍借路不截財，這撥買賣別看在早路上沒人剪，只要水寇們一剪下來，不論是那條綫上的綠林道知道了，准找他算帳，不止於把這買賣所得全得給人家，還得給人家陪罪。所以老龍王韓滄忙令浪裏神蛟張湧回船送信，自己要追下來，好在三位客人雖然起早走，離開江岸也遠不了，直到了興隆驛，老龍王知道這就走不脫了，他們無論怎麼走也得走向流港的水面。他們追好了，遂先到港口去等候，本來備車船誰也是揀着說話和氣船價賤的僱，果然這三位客人一到港口，就被水寇們圈弄得上了船，也是這三位全是非常人物，還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未了，才酒樓巧遇天山老義士暗中相救。趕到船一開，賊船上瓢把子老龍王韓滄，就看見了酒樓上靠樓口那些客人也跟下來，老龍王韓滄就明白了，開船緊走，想到了夜間再動手。恰巧有黑龍塢的頭目，因為瓢子出來兩三日，沒回去，恐有失閃，遂架風船趕了來，半途相遇，老龍王韓滄遂暗暗通知他們，教他們把追趕的客船撞翻了以除後患。那想到天山老義士朱天民竟用金錢鏢連傷七名水寇，老龍王韓滄這才知道這條客船扎手，催着水手奔閉水港去。那裏形勢險惡，並且是奔他們黑龍塢老巢抄近的水路，及至趕到閉水港已經是起更後的時候，那老龍王韓滄跟浪裏神蛟張湧，混水魚邱龍二商量，不能再遲緩了，因為顯見得後面的船業已追近了，若是不早早

下手，恐怕後面那條船追上，再翻臉跟我爲難起來。混水魚邱龍遂到來，把這三個秧子，威脅着到葦塘內把他三人料理了，我們趕緊開船一走，只要他一追我們，反說他是掠劫旅客，他三人計議已定，遂各亮了兵刃，暗中囑咐水手們勿要救後面那條船看見，水手們全是賊黨，全是慣家子，自然不用細囑咐，老龍王韓滄，浪裏神蛟張湧，混水魚邱龍，闖進艙來，艙中這三位客人也明白是入了賊船，只是已落到他們手中，就讓是喊叫也沒用，還不如看事作事，萬一賊人只要貨不傷人倒好辦了，身邊所帶細軟珠寶，不下數萬金，就是全給了他也不是惜。三位客人正在憂愁的當兒，忽見賊人闖進艙來，面帶殺氣，各人全拿着兵刃，老龍王韓滄厲聲喝叱道：「死囚，還不站起來，等什麼。」這三位客人從容的站了起來。老龍王韓滄道：「死囚可知道老子是幹什麼的麼？」那個赤紅臉的客人道：「掌櫃的，你是撐載客人的，我們怎麼不知道。」老龍王韓滄吓的啞了一口道：「死囚！到死還不知道怎麼死的，老子這船載他娘的客，實告訴你們，老子是宰客人的，老子叫你們死個明白，老子乃是長江三怪，老龍王韓滄，霸黑龍塢橫行長江，凡是遇上你家老子的那算他觸了霉頭，你們知機識趣的趁早把金銀財寶獻上來，老子痛快了還許饒你們這三條狗命，若要一字倔強，把你們亂刀分屍，怨不得老子心狠。」當時這三位客人一聽是面面相觀，還是赤紅臉的壯漢答話道：「好漢爺要是用錢，我們還帶着點貨物，孝敬好漢爺，只求饒我們性命我們離鄉背井，出門在外的實在不易，家中全有父母妻子，好漢爺多恩典吧。」這赤紅臉的漢子雖則是這麼哀求，可是並不磕頭乞憐。浪裏神蛟張湧道：「哇！

老子們沒有工夫聽你們這些廢話，趁早把金銀藏上來饒你的狗命。」當時這位赤紅臉的客人向那少年客人道：「我們所有的財產金在這裏，只好給他們吧。」當時這赤紅臉的客人把一個包裹拿過來，往賊人面前一扔道：「我們的身家財產全在這裏，只求饒命吧。」老龍王韓滄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看你們造化。」當時由混水魚邱龍將要把包裹打開，老龍王韓滄吩咐浪裏神蛟張湧把包裹打開，一看裏面盡是金珠細軟，珍貴的寶物，足值數萬金，老龍王韓滄等實在出乎意料之外，在先想這三人帶着的金銀至多不過兩三千的情形，那想竟會有這麼大的彩頭。浪裏神蛟張湧便把笑容一斂，向三個客人道：「你們是作什麼的，那裏來的這些寶物，趁早實話實說，不然可要你們腦袋使喚。」那赤紅臉的客人道：「好漢爺，我們實在是販賣珠寶的客人，這是往北省去，這回我們是坑家敗產，好漢爺饒了我們的性命，我們也認了命了，從此回轉家鄉務農耘地去，再不想發財了！」這時水賊們一使眼色，立刻把金珠細軟包起，由混水魚邱龍提向後艙，老龍王韓滄厲聲說道：「老子們念你們偷狗進退，教你們上岸逃命，可是老子還要送你們一程，老子說什麼，好好聽什麼，若敢多走一步，就先嘗老子一刀。」老龍王韓滄說完這話，就頭一個走出艙去，那浪裏神蛟張湧也往艙外走，艙中那赤紅臉的客人乘賊人一轉身的工夫，伸手就向鋪上一個長包裹裏伸手，那少年的客人，一把把他衣袖拉住，急作手勢的向那客人搖了頭。就在這時水賊的兩個飄把子忽然轉過身來，少年的客人，趕緊低頭不敢再作出一點神色，那赤紅臉的客人也是低頭往外走，艙外老龍王韓滄手執劈水電光刀，浪裏神蛟張湧手執一

對穿船鐵拐，混水魚邱龍，手執一把占魚刀，三人虎神沉沉的看三人走出艙來，老龍王韓滄一揮手中劈水電光刀，那站在兩旁的水手賊黨，把三位客人全板胸抓住，趕到從跳劈上走下船來，一到了葦塘中，老龍王忽的一聲斷喝：「死囚們，這就是你們葬身之地了。」那知赤紅臉客人在他話聲未落，把抓着他的小賊手中的短把鈎鏢槍給奪過來，一抬腿把這名水賊踢出多遠去，這一來倒是出乎意外，老龍王韓滄大怒之下，撲奔過來，跟着赤紅臉客人動上手，這時那青年客人，跟那老學究似的客人拚命的躲向葦塘，浪裏神蛟跟混水魚邱龍兩人追趕過來，這時葦塘內天山俠女朱劍英，跟侯玉崑見兩位客人要遭毒手，這才趕緊的出來，各亮兵刃戰在一處，這裏所有的水賊，全跟着動上手。老龍王韓滄這口水電光刀，十分厲害，本來一個成名巨盜，那會含糊的了。那赤紅臉客人功夫有限，不過是笨家子稍明白而已，動手到七八個回合，已被劃傷了兩處，俠女朱劍英這口劍利是不弱，候玉崑一對萬字蓮花奪也有真實功夫，對付這般水賊一時半時，還不致於不成，惟有那赤紅臉客人已筋疲力盡，又勉強的招架了四五招，被韓滄一刀剪傷了腕子，翻身想要逃走，那料老龍王手黑心狠，一個箭步刀奔了赤紅臉客人的後心窩，眼看着刀已扎上，那客人也叫天意，往前一栽，竟自滑倒，老龍王韓滄這刀反倒打空了，韓滄一挺身站住，這時那客人已然摔暈在地上，老龍王韓滄在憤恨之下，竟自把劈水電光刀一舉惡狠狠照定了客人剝下來，這一刀只要剝上，只怕這客人當時就得喪命在刀下，當時這位客人也自知必死，就在這剝那之間，眼看着刀將落未落之際，猛聽得半空中一聲喊，呸；好猴兒崽子，竟

敢謀死旅客搶劫珠寶商人，你不要命了，老義士跟你玩命。」這種聲音非常嘹亮。老龍王驕滄一抬頭，借着星月之光，只見從空中輕飄飄落下一人，老龍王眼珠一轉，立刻明白了，知道這定是後面船上人，立刻把劈水刀一順，飛身進步，趁着這人腳未站穩之時，掄劈水電光刀照來人便刺，那知道這位義士爺腳雖未站穩，倏的上半身幾乎低得伏在地上，老龍王刀一劈空，就知不妙。方要反腕子向下扎，這位老義士猛將身軀一長，右臂往上一穿，把他右臂撞開，老義士右手駢食中二指往老龍王韓滄的中府穴上一點，老龍王只吭了一聲，立刻不能動轉，張着嘴瞪着眼，右手刀舉着好似木彫泥塑一樣，此時俠女朱劍英侯玉崑一看制住賊人的正是老義士朱天民，兩人精神一振，俠女朱劍英，侯玉崑全是振奮精神，招數一加緊，俠女朱劍英用八仙劍中的鳳點頭，乘龍引鳳，鳳凰展翅，這三招，第四招把浪裏神蛟張湧右臂割傷，左手的短把鈎鏢槍撒手，張湧翻身逃走，往外一縱身，老義士飛身縱步喝聲：「那里走。」用雲龍探爪抓傷了張湧的期門穴，這一來兩個匪首受傷，只剩了混水魚邱龍，和幾個個匪黨。侯玉崑雙奪上下翻飛，偷天換日，左手蓮花奪，把邱龍的占魚刀刁住，右手奪住外展，正奔邱龍，咽喉，邱龍縮頂藏頭往下一矮身，把頭皮掀下一條肉來，連頭髮也掉了一縷，侯玉崑一抬腿把邱龍踢倒，其餘的匪黨走的走，逃的逃，走不脫的只有跪求饒，老義士喝住朱劍英不要趕殺賊黨，任他們去吧。這一來才算住了手，當時俠女朱劍英，和侯玉崑略事喘息後才問道：「父親，你不是在船上麼？怎麼知道這裏出事呢，老義士朱天民微笑着道：「我自然有知道的法子，爲父的知道你們不

會就那麼老老實實的，恐怕你們惹出事來，反倒要把那個客人給害了，故此爲父的隨着跟了你們來，是老夫寄身在船桅子上，把這羣賊子的一舉一動，看的清清白白……」老義士方說到這，猛然回身一縱身，縱出一丈多遠去，脚下再一點已飛身到了那賊船の後梢，跟着就見那後艙中躡出一人，手中提着一個包裹，那情形是要往水中舞的，當時那老義士正好趕到，只見老義士輕舒猿臂，往那賊子的臂上一指，竟自把賊子手中的包裹打落，二次再往那賊人的身上一點，賊人竟站在船梢上不手，老義士提了那隻包裹復反回來，真是輕如飛燕一般來到了岸上，俠女朱劍英跟侯玉崑全迎接着到了近前，只見老義士提着包裹輕如無物，侯玉崑忙接着了過來，那知分量極沉極重，險些滾摔在地上，那俠女朱劍英遂向父親問道：「父親，這包裹可是那客人的麼？」老義士點點頭道：「正是那客人的所有，賊子知法不知恩，老夫已竟是有饒恕他們之心，不想怙惡不悛，竟自乘我們不備，悄悄的偷上了船去。想把客人的金珠細軟拐走，其心可恨，若是老夫子手脚稍遲，被他走脫，那可真成了笑話，並且也被人笑我們太以無能了。」當下這位老義士剛要打發那三名水寇，這時忽從那葦塘中跑出三位客人，那赤紅臉的客人和那老學究似的到了老義士朱天民面前倒身下拜，那少年却到了那老義士面前深深一揖，形神上非常莊嚴，老義士深知少年決非俗子凡夫之輩，遂也忙忙答禮，忙着把那二位客人扶了起來，那赤紅臉的客人向老義士道：「我們豪老俠相救，幸得死裏逃生再造之恩沒齒不忘。」老義士道：「尊駕不要客氣，水寇橫行江湖，不法已極，這全是地方官緝捕不力所致，老朽生性最恨這般殺人越貨

的賊子們，與這般賊不期而遇，這正是他們惡貫滿盈，該着遭天報，才把他們擒獲，沒領教貴姓大名，看三位的情形不像是川中人氏，帶着這些珠寶金銀，來到川中有何公幹呢。」那少年是想答又不肯答，遲遲疑疑的欲言又止，這位赤紅臉的那人答道：「老俠客，我們是運珠寶營業的，在下姓龍名大業，這是我們的兩位東家掌櫃。」又指着那少年道：「這位姓朱是我們的故東，這位是我們的同事姓龍名一心。」當時這位老義士不禁含笑道：「好，三位全是買賣成商，安善良民，我們是行俠作義，各盡其心，咱們是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三位的金銀細軟，決不致於短少分文，請尊駕點收，我們彼此好趕路。」當時老義士朱天民把話說完，鐵臂蒼猿侯遠堂趕緊把那隻包裹放在了地上，這在打開，那少年面色透紅的把包裹口兒按住，不叫侯遠堂打開，囁嚅着道：「恩公們有再造之恩，我們若存絲毫疑忌之心，天地不容，還是請恩公門暫時息怒，原諒我們不得已之苦衷，容我略微思索，定以真誠之意相告。」老義士朱天民見少年的話說得極其懇切，遂含笑道：「尊駕不多疑，我們正該這樣作事才好呢？我先把這三個東西打發了」說着話向三個賊子各擊了一掌，竟自全能動轉了，老義士喝聲饒了你三條狗命，倏然再生惡念，定要你們狗三個，賊人叩頭之後相繼下水逃去。這時那少年看了看那個赤紅臉的客人，遂向老義士道：「我們還沒領教恩公貴姓大名」當時老義士朱天民笑道：「這真是笑話了，尊駕不肯以真實行踪相告，這又反來問我們形藏，我們還是推誠相告呢，還是虛與委蛇，那少年道：「恩公還是權誠相告。」老義士道：「老朽看也是推誠的好，實不相瞞，在下是久居

天山。蒙江湖的推戴，譽我們爲天山四義，在下參列第四姓朱名天民，指着俠女道：「這是小女朱劍英，這位是父子二人，他名叫侯遠堂，也是將門之後。又指着侯玉崑給報了名那虬髯客却帶着驚異的神色，向老義士道：「原來是一班風俠隱，野草奇人，我們這真因福得福，我們久仰天山四義爲當今亂世中海慈航行使俠義濟困扶危，我們能遇到大俠們真是三生有幸了，」老義士朱天民忙答道，尊駕不要過獎我們不過寄生武林師門恩厚，傳給了一身武功，當這種亂世，黎民有倒懸之苦，本着門規，盡我們個人之力能够多救一個善良也算於心稍慰而已，那敢俠義二字，現在應該我們領教客人們尊姓大名了。赤面長髯的老者向少年看了看含笑說道：「我們再不說出本來而自己也太不盡人情了，指着這少年道：「這是大明嫡裔，先帝曾加封爲桂王，痛心國破家亡，河山難復，現在是窮途末路，只是爲祖宗恢復基業之心未稍泯，此去暫投到金陵福王那裏合力與滿族作最後週旋，在下名叫龔彝，又指着那虬髯客道他名叫盧大業，我們因爲遍地是清庭爪牙正在張網緝捕我們，所以行藏不得不十分懂慎，義士們還要担待。」這時老義士朱天民一聽所遇的竟是大明宗室思宗後代吓得趕忙跪倒叩頭道，民子肉眼不識真人，王駕還得恕小民無知之罪，桂王却嘆息一聲把老義士朱天民拉起道：「朱義士現在不要這樣才好，我一個亡國之臣，沒有力量挽回大劫，亡命回勇，雖有雄心其如實力不濟，我們一班宗室還不是榜樣，只恐壯志來遲此身已一長埋蔓草荒煙間，現在還講甚麼君臣之孔，老義士能多爲黎民百姓造福，本爵就感激不盡了！」老義士知道這老者就是當日朝中的老尙書，這盧大業也作過京宮殿師

，和那班朝中奸閣佞黨死作對頭的忠臣，只是大明朝到了末年，朝中大權全落到一般吸民脂民膏的奸黨手中，雖有幾個忠貞之臣，一木焉能支大廈，所以終爲把一座綿繡山河斷送在吳三桂之手。這時老義士對於老尙書和這位盧將軍深致敬意，更向桂王道：「王駕不如傷心，現在盡人力聽天命事尙可圖，不可恢心，更把自己一班人此次隨萬善洪緣教舉義來成，致遭挫敗，退守峨眉預備伺機再行下手，一切毫不隱諱的向桂王和老尙書全說了，桂王聽了祇是動容，遂慨然說道：「成都之事，本爵也大致知道，想不到是老義士等一班俠義道所爲，這太教人敬服了，老義士等還要繼續努力，無論國賊能否除掉，只憑老義士等滿腔熱血不忘先主，我十二陵列祖列宗，陰靈有知亦當感載！」老義士道：「民子等可不敢當，只不過竭盡綿薄之力而已。」老尙書和盧將軍也對於老義士和侯遠堂十分勛勉，桂王尤其對侯玉崑十分喜愛，詳細問了所學所能，對於俠女朱劍英也是十分器重，隨問老義士道：「既然義士等據守峨眉，怎的竟會和本爵走了一條路，這不是背道而馳麼？」侯遠堂却一笑答道：「王駕和老尙書們，若是十分懂慎，但是終於還是露了形跡，匪徒從興隆就就綴上了，民子等知王駕等要遭毒手，這才緊隨下來把這般水寇打發了，桂王聽了越發感謝，隨向老義士道：「義士等還得趕回峨眉，本爵也得趕奔金陵，我們只盼將來尙有相會之日。」說着却教老尙書把包裹打開，從一個綿袱子內取出一串明珠約有二十餘粒，遞給俠女朱劍英道：「俠女不忝之儀聊表微意，朱劍英望着老義士不敢接，老義士也忙躬身道：「小女那敢領王駕這麼厚賜。」桂王道：「義士，這就不是豪俠之士的本色了

，本爵已竟拿出手來，那能再收回去。」老義士向女兒道：「謝王命的厚賞吧」。朱劍英把珠子接過來，謝過王命，桂王又揮出一隻九龍玉珮向侯玉崑道：「這件玩物你帶在身邊，雖不是什麼多珍貴的東西，倒是家傳祛邪之寶，將來倘能和本爵再相會，就以此作信物吧，侯玉崑知道推辭不得，敬謹拜謝戴在襟內桂王最教京官殿師盧大業，把那長形包裹內插着的一口劍取出來，這口劍一看外面的裝飾就知够身份，綠鮎魚皮鞘，金什件金吞口杏黃燈籠穗桂王把這口劍從鞘中往外一抽，只聽噲的一聲，聲作龍吟，劍身上寒光閃爍，那光華恰如一泓秋水，這時老義士朱天民跟侯遠堂全看出是一口寶刃，桂王把這柄劍遞過來，老義士趕緊接了過來，一手握劍柄，一手捏住劍光往下一灣，這口劍竟成了弓形，再把劍光一撒，又是一聲輕嘯，劍身依然筆直，老義士連讚好劍，桂王道：「此劍名伏魔雙龍劍，乃是一口千年古劍，當年乃藩臣貢與皇上，本爵雖是愛它能切金斷玉斬鋼截鐵，不過劍術未練好，屈尊了這口利劍，從來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老義士仗義江湖，除強抑弱，但是沒有一口稱手的利劍為英雄減色，老義士接受本爵這點微意，但欣不辜負這口寶劍才好，老義士喜出望外，這是江湖武師們一生最希冀不容易遇到的寶劍，趕緊叩謝了桂王的賜劍之恩，桂王口角間流露出有意教這爺兒四個隨赴金陵共襄大業，老義士朱天民率直陳明，此時不便逕隨王駕去金陵，因為成都這裏事還未了，自己措天為誓，以後願以一腔熱血非効於王駕，無論成敗，任憑遭到何種阻難，雖粉身碎骨亦所甘心，桂王十分慰勉這才分手，老義士却和船家商量好，教他們送這三位客人去金陵加倍的給船價

，並且保證一路絕無絲毫危險，這一來結家也高高興興的答應了，老義士等却另備一隻船趕奔峨嵋山，龍頭教掌正要二次差人去接應，見老義士等把玉崑救出虎口十分高興洗塵接風之後，第二日更把沿山一帶全佈置下瞭望卡子，隄防那吳逆大舉攻山，那知一直的安靜下來，成都那裏毫無動靜，病閣摩谷雲峯知道定有原由，遂派了兩撥嬌裝改扮祕密去成都探查一切，敢情吳三桂此時有些自顧不暇，因為他得着朝中親信的報告，朝廷已生猜忌之心，更有御史們聯名奏參列舉了他謀逆有據十大罪狀，可是朝廷因為他擁有重兵，更遠在邊陲，一個事機不密處置失當就是無窮後患，所以把御史奏參的事祕密留中絲毫未向外發表，暗中可在佈置，令邊庭一般統兵的將帥趕緊的調集精兵，往川中集合待命，只要力量一够了，立時就把吳三桂查辦了，這些情形全被吳三桂偵知，所以他也不動聲色暗中調度起來，只要那時朝廷一動，他立刻就自立國王，這一來他那還肯來對付萬善洪緣教，一恍就是三個多月的工夫，這班草野奇人風塵俠隱，在這峨嵋山把洪緣教下弟子訓練的一個個武功全有極大的進境，這天晚間月明如晝，萬里無雲星河耿耿，病閣摩谷雲峯向盛筱川道：「盛教練今夜這麼好的月色何不令技勇隊操練一番，盛筱川答道：「我正有此意，」盛筱川遂立刻傳令召集飛龍飛虎飛鷹飛豹四隊弟兄齊隊聽命，號令傳下去，這全是訓練有素，剎那間已竟全集合起來，由盛筱川傳令飛龍隊爲首，各隊挨次在大殿前操練，龍頭教掌坐在了月台上陪着那天山大義士銀髯皓叟七白雲，二義士鎮八方方豪，三義士金刀神手箭朱洪鈞，全各自一張師兒，一隻盞碗泡着本山特產名茶，抑昆揚統率飛龍隊在殿前

這一操練，也白雲見技勇兵們不過受到幾個月的訓練，居然竟會有這麼快的成就，可武功本領還是得有名師指點事半功倍，飛龍隊練過飛虎飛豹，相繼操練，各有不同進境，趕到最後朱天民暫代統率的這隊飛鷹隊一操練上，越發令讚賞了，這一隊完全練的是飛林小巧之技，彈弓更是打的嫻熟，病閻摩谷雲峯看到飛鷹隊的熟巧，不盡慨然嘆息，那邱子義很是江湖道中難得的人物，那知爲法不率，竟自中道叛離，以致落個慘死，這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剛說到這驀然聽得天山二義士鎮八方方豪啊了聲，手底下一按竹茶几，已竟飛身縱起，縱躍之間身形已落在了正殿的簷上，再一聲身竟撲向屋脊後，這時老義士朱天民，和飛豹隊教練韓劍秋全是捷似飄身，各取一個方向齊大殿頂子上包圍上去，病閻摩谷雲峯向銀髯皓叟也白雲冷笑着道：「何處狂奴竟敢大胆來窺伺，這麼爲得教他弟兄們一摩身手呢，」說話間病閻摩谷雲峯神色有異，臉上也帶出些驚異之色，因爲已竟上去了四個人，全是武林中好手，此時見他們倏東倏西，忽隱忽現，始終竟沒跟這潛伏殿頂的人搭上手，頗有堵截不住他的情形，病閻摩谷雲峯有些動了怒，自己往起一長身，要親自動手捉拿這人，忽然從大殿的西廡如燕子穿簾式，這人好輕靈的身法，離着五丈多遠，竟自斜射過來，往下一落正落到教掌面前，趁勢所膝點地向上叩頭道：「師父你快救我，他們要害我呢！」這一來在場的人莫不大惊失色，因爲從來沒聽說這飛龍頭教掌有徒弟，只知道當年得藝就在本山後山九連峯星宿谷，師兄弟二人各得劍術真傳，那位大師兄尤其是威名震華夏，江湖人稱白眉叟，這位各老劍客怎的懸空竟跑出徒弟來，在月光下看到這來人好

個怪異的相貌，師徒二人倒是真配合，此人看年歲至多不過十七八歲，生得身軀尤其矮小，腦袋大，脖子細，兩隻精圓的眼睛，發着一股子異光，遠看去好像一頭猴子，這時那昆揚韓劍秋朱天民全翻下來，已聽到這少年口中的稱謂，誰也不肯再動手，那知龍頭教掌哈哈一笑道：「好徒弟，你真有胆量，竟敢私闖教場，明知在屋的全是你的父執，偏賣弄你那兩下鬼門道，只爲你不聽師訓，私回江南，擅闖教壇，侮慢及前輩就該把你立刻處置，以清門戶，說到這，立刻一揚手，這一掌照着這個徒弟打去，那知道這形如猴子的徒弟，身形本是跪在那，往後一仰頭，竟自倒翻着足竄出去有兩丈多遠，落在月台下殿庭的當中，只聽他嚷道：「師傅這可不講理，弟子有功無過，數千里受盡風雨之苦，才找到這裏，見面就這麼賞賜弟子，倘若一掌死在老人家的面前，請問這場滔天大禍有誰來擔當，依我看還是容我把一切事稟明然後處置，師父多麼合式呢。」那病闍摩谷雲峯噤住了聲：「于蕭兒，你敢在老夫面前這麼放肆，我還是活劈了你，還不好好的細述來由」。衆人才知道少年叫于蕭兒，（至於于蕭兒的出身拜師經過，可悲可慘，後文再爲詳述。）他隨即走上月台向谷老劍客道：「師父你先給弟子引見引見，免得教人笑話我師徒不知禮，」病闍摩似乎對這個徒弟十分遜容，所以並不真怒，一一給引見了，于蕭兒倒是恭恭敬敬的給一般人行過禮之後，這才向谷老劍客道：「弟子奉命留守北京城暗偵朝庭動靜，不料朝中近來調羅了一般江湖能手，一面防衛宮業，一面利用這班江湖能手對付外庭懷有異心的和大明一班後裔，弟子已兩次險遭到毒手，忽然得到一件信息，福王金陵節節失利，桂王和

他兄弟間又生猜疑，竟自在台灣鄭成功那裏借兵起義恢復江山，可是吳三桂反跡早露，朝廷已在祕密佈置桂王這一兵犯雲南，清軍一月之間喪師十餘萬，連陷了七處重地，朝廷忽然變了主張以毒攻毒，令吳三桂統率全部兵馬即日入雲南，以蕩平邊亂重任付之，這是朝廷一舉兩得的事，他能够把義師打敗了，朝廷立時封他爲外藩，教他承鎮邊陲，把這幾省以八旗勁軍守衛着，不准他越雷池一步，將來再收拾他，只是吳逆京中的逆黨們見到朝廷旨意相率爲吳三桂慶賀起來，原來吳三桂也正在想法要離開川中割據雲貴自立大周王，現在正在隄防朝廷，猝然圖謀他，這一來正合心意，他們更算計着桂王自己沒有實力，台灣鄭氏本身正在多事之時兵力不足，桂王更借了緬甸兵馬，這種兵力那會用命早晚必敗，那時他如愿以償，恐怕東南半壁的黎民百姓承陷於刀兵水火中了，弟子趕來請恩師早作打算，吳三桂雖是還沒露出離川之意，弟子想不過旦夕之間的事了」。谷雲峯聽了于蕭兒這番話，眉頭緊皺，向天山大義士等一商量，還是真個不能坐視，立刻決定只要吳三桂走，就隨他入滇，事情真是變化的快，第二日有出去探事的回來報告，所有成都附近大隊軍兵全數拔營，看情形還是有緊急軍情，成都城內也亂了，王府也是一團亂，平西王即日離川。」谷老劍客仍打發他入成都探查隨時來報，這裏召集所有教練技勇兵當衆宣示，我們誓除此害民賊，桂王既然舉義師我們正好相助，所有技勇兵得全數入雲南，不去者聽便，技勇那有一個不去的，情願意，爲救川滇黎庶，血染黃沙，絕不離開教掌手下，谷老劍客分派着改爲三十二小隊，全改變了服裝扮作農民百姓逃難的難民，全散開走入滇後再集合，

這樣一預備就四五天的功夫，大隊才全部下峨嵋，他們走的慢，滾出川邊已半個月的工夫，一班俠義道們目觀吳逆兵過的村莊鎮甸十空九空，全被洗劫了，直到谷雲峯等到，這時見百姓們合着歸來，收拾殘破的家。

第十二章 保桂王少俠闖連營

在這金馬山的深谷，搭了數十間木板房子，因陋就簡，只爲這種荒山不是通行的地方，易於隱匿蹤跡，把這個山谷置得十分週密，從裏面直到山口，按上四道哨卡子，提防着吳三桂手下那個勇士保桂，由天山四義更把平西王和桂王會戰的情形，偵查了一番，趕緊趕回金馬山，向谷教掌報告桂王的兵力十分雄厚，有數萬的精兵，又有一般舊臣歸附，看情形還不致於敵不過平西王，一齊向谷教掌請示，大家是在金馬山靜待時機，還是逕去歸附桂王正面和平西王週旋，谷雲峯道：「據我看我們現在儘可在金馬山隱跡潛蹤，因爲桂王雖是個有志的大明後裔，只是現在兵力是借來的，只宜勝不宜敗，只能疾攻，不能固守，所有部下是否忠誠可靠，那是任憑誰也不敢保的，我們若是投奔了去，也就不能論成敗，要保王駕一生的安危，只是我們這般人全是閑雲野鶴的性子，那肯被人拘束起來，何況我們又沒有加官晉爵，蔭子封妻，不過本着我們俠義道的天職，要盡力救民免遭塗炭，像平西王吳三桂，既不能忠於故主，又不肯忠事新朝，以黎民膏血作他個人窮奢極慾的享受，他是我們唯一的仇讐，我

們行俠江湖，更應誅此惡僚，我再三的想，我們還是不宜明救桂玉，只宜暗中相助，注意着平西王的情形，他若是不堪一戰，兵權日減，那如同在我們掌握中，萬一兵力日增，根基日固，我們倒得早早下手，免待將來成了大患，不易收拾，你們以為如何？」別人尙未答話，天山四義四爺朱天民道：「教掌這番話，倒是妥當，不過我想事情尙有可虞之處，那吳三桂叛跡已露，他和清廷此時是互相利用，借着用兵雲南，樹立他將來謀叛的根基，這事現在尙還無關，只是保住師門中暗川派門下，全被他收錄到身旁，倒真是心腹之患，萬一暗川派能手立功自獻，潛入桂王大營，暗中行刺，倒是最可虞的事，我們理應派人入桂王的御營，暗中保護才是，」教掌谷雲峯聽了，點點頭道：「不錯，這件事倒不容遲緩，不過請那位去倒是很難的，既須武功超羣，又得有飛行的絕技，並且還得能耐得了露宿風餐，一件極苦的差事，這得請老師傅們自己斟酌，須要同時有這種本領更得把這種千斤担子擱在肩膀上，此谷某不便吩咐了。」果然這件事倒有好幾位不能去的，天山四叟全是成名人物，論武功本領，足可以担当，不過在兩軍對壘的時候，大營中盤查哨戒，是多麼嚴厲，就是有輕功提縱術，可是出入也未必能那麼自如，飲食上不得不求之大營中，脫不過的用一個偷字，試想天山四義這樣成名人物，那肯去用這種手段，當時竟沒人討這趟差事，忽然從旁閃出一個少年，向上行禮道：「教掌，這個差事讓我去吧，我雖沒有驚人的本領，但是決不致誤事，弟子何況與桂王尙有一面之識，遇到了危險，即或露了行藏，也不至見疑，教掌看我可能去麼？」各老劍客雖不以爲然，恐怕他本領平常，不是暗

川派的敵手，只是礙着侯遠堂的面子，不好意思回絕他，略一沉吟，天山大義士銀鬚皓髮也白雲，若俠客是侯玉崑的師祖，可以隨便說他：「遂向侯玉崑道：『你這孩子太不知深淺了，你知道這差事是多大的責任，只要你敢當得起，你就可以去，萬一桂王有毫髮之傷，就拿你的腦袋來見，不許多言，退過一旁。』」侯玉崑碰了師祖這個軟釘子，十分羞慚，忙退到父親的身後站立，可是身後更沒有答話的了，那飛豹教練韓劍秋想討令去，龍文教導道：「論起來韓教練若是去，很是合宜，只是這裏所統轄的技勇兵交付何人，並且這裏不比在峨嵋，這裏我們還是得整軍備戰，一旦事情有了變化，我們尚須與平西王一決雌雄，韓教練那能離開這兒呢。」韓劍秋見教導不准自己離開教場，遂退向一旁，這時從谷老劍俠身後走出一人，往教掌面前一跪道：「弟子不才，願往桂王營中暗助一切，弟子若有疏失，遺誤，願受教掌嚴厲處治。」谷雲峯一看正是自己得意門徒，遼東一怪子蕭兒，遂把面色一沉道：「大胆，這裏一般老前輩全担事情重大，不敢貪功冒險，你有什么本領這麼狂妄。」于蕭兒已被師父叱責，毫不介意，向上說道：「弟子並不是眼中沒有一般老前輩，只因爲弟子看這個差事師伯師叔們去着全不相宜，我雖沒有驚人的武功，但是出入萬馬營中，尚不甚費事，弟子安身隱跡，也能屈尊一切，決不能露了行藏。」于蕭兒說到這，朱天民向谷老劍客道：「據我看于賢姪倒可去得，他雖是年輕，但是閱歷江湖，已然辦過幾樁驚人的大事，並且武功上又得谷老劍客親傳，足以縱橫天下，到桂王大營臥底，又出於熱誠，只要行跡謹慎，倒沒有什麼危險可虞，谷老俠客只管任他前去，決不

致誤事。」谷老俠客也想到只有他去最合適，他出身草野，對任何艱苦全能受，遂諄諄囑咐，必須格外小心，不得輕舉妄動，誤了大事，于蕭兒道：「暗中保護桂王，假若一旦弟子之力或有難關，必得面見桂王，弟子與他素昧平生，那怎能叫他深信不疑呢。」這一問倒把老俠客問住了，自己略一沉吟，却向侯遠堂道：「侯義士有什麼主意叫桂王深信我們是爲保護他去的麼。」侯遠堂見座上這些人單單問到自己，此刻明白谷老劍客的意思，站起來道：「敦掌，可否就用昔日桂王所贈的珍玩爲證，既能邀信，又能觸動前情，在前小兒侯玉崑路遇桂王時，曾蒙他贈與九龍玉佩，小兒一向帶在身旁，現在爲了這件大事，我想把他交與于師弟，預備着面見桂王時，就以玉佩爲證。」說到這叫侯玉崑把玉佩取出，雙手捧到谷老劍客面前，他可不敢逕自交與于蕭兒，侯玉崑意思是因把物敬人，不敢隨便的交付別人，谷老俠客明白這種意思，遂把九龍玉佩接過來，遞與于蕭兒道：「你把這玉佩帶在身旁，你可要謹慎小心，若是把玉佩丟失損壞，你就不必來見我了。」于蕭兒很慎重的藏在身上，向上說道：「師父放心，弟子決不敢把他丟失損壞的，重回金馬山，定要完璧奉還。」說罷立刻起身告辭，谷老俠客復又諄諄囑咐他，桂王那裏事情若有重大變化，你要趕緊的回來，于蕭兒答應着，辭別師父和座上衆人，立刻離開金馬山，踏上征途，趕來到方龍府一帶，沿着點蒼山，大雪山，這裏連營數十里，所有桂王的兵馬，全在這裏，這時那平西王吳三桂，已經會合了經略洪承疇的大兵，同程趕來接應，已經和桂王的兵馬見了十幾陣，這時桂王的兵力倍強，騰越一帶佔據了數十鎮，于蕭兒到了這裏

，不能隨便走了，晝伏夜行到了大營附近，這時村王的兵馬御營的所在，離着谷麻江很近了，于蕭兒伏身在山野之中，直到夜間才趕奔大營，大營是依山傍水，順着點蒼山，是前鋒大營，從山根下直走了一夜，還沒看見桂王的御營，于蕭兒暗中看到的桂王兵馬，不由爲桂王担心，這大部份的兵馬，完全由緬甸借來，這種兵馬，那肯爲你効命，國破家亡之下，求助於人，處處那會不受他的轄制，看這種情形，和這幾年來，中原起義之師，就沒有一個能持久的，天意如此，恐非人力所能爲了，像恩師一般人的想法，也倒把事情看開了，拚着一腔熱心，事點愚忠，報國救命，不管他成敗利害，我看桂王也不過如此打算吧，看看天色將明，不能再走了，遂找了一所儲藏糧草的營房，在那堆積如山的柴草堆裏，住了一天，到了夜間却向那有火食的地方，討了食物，飽餐之後，仍然起身，這一夜方找到了桂王的御營，可是天又快亮了，于蕭兒遵着師父的囑咐，不敢冒昧赴險，遂在隱僻的地方，藏定了身形，到了深夜，仍進行查看御營中一切，先把守衛御營的兵馬調查了一番，只見所見的兵馬，大半不是中原人，始知桂王現在自己已沒有多大實力，借緬甸的兵馬，想恢復大明的江山，這種情形總覺着不大可靠，只是爲桂王想，也是處於無可如何，因爲投奔那金陵福王，骨肉間先起了猜忌，不能相容，那又是桂王立足之地，逃到緬甸，借他人兵力，恢復自己江山，成敗真是不易決定了，當時于蕭兒先偷自把御營前後查看完了，只有數百軍兵，是中原人自己一看這種情形，恐怕桂王終難成其大事，歇息了一會，這才撲奔中軍大營，這裏警戒森嚴，頗不易下手，遂又展開飛行縱躍的功夫，直從

這大營的帳篷頂上飛行，仗着身軀輕捷，縱躍如飛，遠遠望見一座大帳篷，前面擺着御營的仗儀，雲羅傘蓋，花貫魚腸，金瓜鉞斧，在帳前站着八名護衛，全是大明朝武將的衣冠。十幾支氣死風燈，把帳前照耀得如同白晝，守衛的兵弁，一隊跟一隊的巡查，于蕭兒看到這種情形就知道這裏的慎重，這帳篷四週守衛森嚴，稍一不慎，就不易在此存身了，于蕭兒耗到將近三更，帳前帶兵的護衛，換了後夜的一班人，自己縱到大帳篷頂上，把囊中的鋒利小刀子取出來，伏在前面帳頂上，用刀慢慢的割了一個三角形的口子，刀鋒犀利雖是極厚的犂皮，連一點聲音也沒有，把割開的三角形的口兒掀起，正可看到大帳中的情形，只見這裏是桂王的單寶帳，並沒有寢宿之所，在帳前有兩個侍衛，垂手侍立，離着御座很遠，當中並沒有什麼富麗的龍案，只放着一架長方的公案，上面鋪着一層杏黃錦的袱子，上面放着令箭，劄飭文書等，在那座上坐着一位三旬左右的人，素衣便服，長眉秀目，儀表雍容，在那輝煌的牛角燈光下，凝目直視，不時又把旁邊蓋着朱印的公文展開看了看，提起筆來，在一張錦箋上，寫了兩行字，忽的自己搖了搖頭，意思是十分猶疑，遂向衛士說了聲：「請襲尙書過來，有機要事得立刻商量。」帳門口的衛士應了聲，立刻輕着脚步走出去，于蕭兒在帳頂上，既可查看帳內，又

可看外面的情形，只見那名侍衛出了大帳，折向左首，跟中軍的御營並排着尙有四座較小的帳篷，全有守衛的兵弁，于蕭兒見侍衛到了左首第一座帳篷前，向那守衛的說了兩句話，跟着有人進帳中，不大的工夫，裏面出來一個侍從差弁，把傳話的喚進帳去，就攜一盞茶時，只見從裏面走出一位鬚髮蒼

白的老尙書來。于蕭兒心說，這大約就是師父所說桂王前最親信的龔尙書了，此人文武全才，忠心耿耿，目下此人，雖懷大志，只是兵權實力，全不甚可靠，這年邁邁的忠臣，也煞費苦心了，不提于蕭兒心中慨歎，且說這位老尙書深夜中，被王駕喚起，綏綏走到御帳前，却令傳令的侍衛進帳回稟候旨，跟着傳話令老尙書趕緊進帳，于蕭兒知道是極機祕的事，所以不能等到天亮，遂把耳朵貼到割破的帳頂處，且聽且看，只見老尙書走進帳來，向桂王行過禮，桂王對待這位老尙書，倒是十分敬重，竟如父執，站起來讓坐，令侍衛在御座旁，較了一個座位，老尙書謝了坐之後，向桂王道：「王駕自出兵以來，爲軍國大事牽纏得寢食失時，像這種深宵還不歇息，萬金之軀，理應珍攝才是。」桂王突的面色一變，聲音悽慘的說道：「我遭逢不辰，不能繼承祖宗基業，大事不如願，那還安心，尙書不用爲我顧慮，我能偷生一日，就掙扎一日就是了，現在有一件極嚴重而難處理的事，請尙師來爲我共謀良策。一決疑慮，說到這，忽的抬頭看了看在帳門口站立的那兩名侍衛，遂向他們一揮手，兩名侍衛立刻退出去，這時于蕭兒在上面偷窺帳中情形，知道不遇時的君臣，有極祕密的事，連這親信的侍衛全趕出去，自己十分着急，不定聽的清聽不清他們的密語，不料上面對於他們的低聲說話，聽的清清楚楚，反倒一字不遺，于蕭兒暗暗欣幸，遂屏息靜聽，只聽桂說王道：「我們自進兵以來，尙還順利，只是近來屢屢接到密報，我們的兵馬時有擾亂地方，搶掠姦淫的事，王者之師，若是形同盜匪，怎能得民心，孚衆生，本爵會竭力派心腹各處祕查結果，這種風傳實不是亂民的誣譏，確有這種情形

，可是據報，全是緬兵莽帥的所部，倚仗着迭獲戰勝，恃功而驕，這種情形我們要爲所累，還有這台兵攻打青年洲，因爲曠日太久，糧餉不濟，本爵已經令莽帥分兵五千，帶半月糧餉，兼程增援，那知他竟陽奉陰違，按兵不動，本爵今日追問他，他竟說雲龍一帶正和敵人相持不下，若一分兵，只怕這裏先要爲敵人所制，是本爵責以台兵亦爲至要，不能坐視不救，他勉強撥了一千人馬，和十日糧草去救應，本爵要是從這時全不能行，此後怎能再發號施令，我想要發一道火急文書，把莽帥拔扈的情形，質問他的去上，請把他調回，另換大將，尙書你看怎樣。」這位老尙書一聽，立刻正色說道：「王駕這事可要慎重處理，萬萬疎忽不得，不要因小失大，這莽帥平時性情暴躁，凶狠好殺，勇猛奸詐，多疑，王駕應該想想現在我們置身他人掌握之中，兵非我有，將非我有，一旦得罪了他，我們君臣死無葬身之地了，王駕此時不便計及小節，只可暫時敷衍他，將來遇到機會，我們的兵力足以自保，那時再離開他，這時他無論如何拔扈，我們只能忍耐，不能跟他爭執。」方說到這，突然帳外有盤查喝問的聲音，桂王向帳門口喝問：「什麼人大胆在帳外喧嘩。」桂王聲未落，有侍衛走進帳來，向上叩頭回道：「御營護衛，率隊盤查，見御營後面暗藏一人，統帶因他有犯軍規，方要鎖拿，那知竟是大帥帳下左翼將軍金什帖統帶，因爲他是莽帥的大將，問他爲什麼在御營後帳勾留，他說是特爲查看御營的將弁，是否盡力保護王駕，金將軍已經走了，沒有人喧嘩，盧統帶因爲不奉王駕的命令，不敢進來報告，已經盤查別營房去了。」侍衛說完這話，君臣立時變色，面面相覷，彼此無言，侍衛知趣，

立時退出去，桂王長嘆一聲道：「我們的行動，多受他猜疑，這種行爲欺人太甚，本爵實不願再忍受了。」龔尙書立刻站起道：「王駕不要因爲眼前這點小事，把大事全誤了，小不忍則亂大謀，王駕還是暫忍幾時還是。」當時這位不得時的桂王，默然了半響，嘆息一聲慘然說道：「本爵空有冲霄之志，如其天不給我機緣際遇，尙復何言，我們只有與天時機遇掙扎了。」龔尙書見桂王越說越發勾起火惱來，遂向桂王道：「夜深了，王駕終日處理軍務，太勞乏了，請歇息吧，老臣告退。」桂王又站起道：「老尙書，你不能看着我受這種侮辱，你要爲我及早設法。」龔尙書忙答道：「王駕聖安，微臣決不敢不盡心籌劃良策。」說着話，向桂王告辭，退出來，有龔尙書跟隨來的差弁，保護着退回寢帳，于蕭兒在帳篷上面把事看得清清楚楚，心中暗替他抱不平，要看看這莽帥究竟是何如人，既已發兵爲桂王爭天下，何如又蔑視桂王，因此倒要查個究竟，于蕭兒思索的當兒，只見桂王向帳門口招呼了聲：「來呀。」那侍衛走進來，桂王說了聲：「本爵回寢帳。」侍衛答應了聲，立刻帳內掌起了一對紗燈，引導着向那御帳後走去，繞過這座大帳去，隔着約有半箭地，一排帳篷，左右也是擺列着仗儀，守衛的也是十分嚴厲，桂王進了當中那座帳篷裏，掌燈的侍衛們，全退入一旁的帳篷中，于蕭兒繞到帳篷後，仍然施展輕功，竄向帳篷頂上，用犀利的小刀子，把帳篷割破，往裏查看，只見雖在軍中，裏面佈置的十分富麗，所有公案床帳，全是平金彩繡的圍幕，一架大床，掛着黃蜀錦的帳子，帳門高掛着，在小床的對面，尙有一架行床，床裏睡着一個六七歲的小兒，面朝外，臉色紅潤的像朝露，

鼻息均勻，睡得正甜，在當中有一座書案，坐着一位半老婦人，正是王妃，容貌端莊，雍容華貴，案上文具井然，並且堆積許多文書，硯中墨痕未乾，似在旁寫着什麼，這時正在俯身低頭恭恭敬敬的迎接桂王，坐在書案前這位王妃，却自斟一盞茶，送到桂王手中，侍立一旁，兩隻秋波看着桂王，半響才問道：「王駕爲何這般時候才回帳歇息，王駕可有什麼疑難不決的事嗎，臣妾願爲王駕分憂。」桂王把適才的事對王妃說了一番，這位王妃精明強幹，有識有才，頗能助桂王興大業，遂靄然的勸慰了一番，又把書案上的幾件公文請桂王看了，請桂王加了鈴記，照發下去，這位王妃服侍桂王在大床上睡下，自己却倚傍着那小兒歇息，只見王妃那睡的着，不時的起來，坐在那發怔，看看睡在大床上的王爺，看看身邊的嬌兒，珠淚輕彈，十分傷感，把于蕭兒看得呆在帳蓬上，心中暗嘆，這種人怎這麼不得時，看看王爺王妃，全是精明幹練，王妃知書識字，代桂王處理軍國大事，只是時運不濟，不得時，不得時，只怕終要爲宵小奸臣所制，于蕭兒離開了這裏，來到那莽帥大營中查看，于蕭兒若不是怕給桂王惹出大禍來，就得把這莽帥置之死地，因爲暗查他的營中，是通宵作樂，召集一般娼妓，一個個塗脂抹粉，神頭鬼臉的，妖冶得不堪入目，于蕭兒看得十分有氣，見這莽帥面目猙獰，令人可怕，知道他不是中原人，是外落的名將，現在桂王的兵力，完全在他掌握之中，自己方要離開時，只見帳外進來一人，是一名將校的夢東，向莽帥行過禮，報過話，于蕭兒聽不甚懂，僅聽出他所說的是桂王和尚書夜談之事，這情形切確不疑，是這莽帥對桂王君臣已起猜疑，暗中監視一切，這君臣的地位

很危險了，當時于蕭兒雖憤懣填胸，但是不敢莽撞處理他，只有靜待究竟而已，那知大明氣數已終，滿清應該有二百七十年的基業，這平西王兵進雲南，與桂王兵馬見了數仗，竟自節節失利，連着敗了兩三仗，那緬酋莽帥應時，連着失利，那種梟張蠻野的性情，越發不可收拾，以殺戮部下嚴責各統兵的將師，要把黎民攪擾得東逃西奔，民不聊生，當時這一兵敗不要緊，竟自節節潰退，直退到瀾蒼江口，莽帥連發了求救文書，送回本國，那緬王很叱責他用兵不利，喪師誤國，又派了一員大將，統領着緬甸的精銳水師，分水陸進兵，明着是接應救濟，暗中却是知道莽帥有拔扈的情形，竟令這統兵的伏清帥，監視他要乘機奪他的兵權，這莽帥也覺得自己將來恐怕不利，立刻忿怒到桂王身上，疑心是桂王已進讒言，越發的仇視桂王，這位桂王，仰他鼻息，那還有一時的安寧，只有忍辱的週旋他，桂王因為得了這支救兵，軍心稍振，又和平西王相持了月餘，那平西王用了一班謀士的計策，調動了各部的精銳，以及洪經略所領的江南水師，把桂王的連營包圍，一連把桂王攻殺的死傷大半，一直退到雲龍，才把大隊壓住，還虧是雲山的援兵接應，算是把平西王的兵馬擋回去，這一來，士氣沮喪，不如如意的事完全往一處趕來，那台灣鄭成功，雖未能與桂王同時出兵，但是隨後派了一萬精兵，攻入雲南，竟因桂王這裏接應遲了，險些把台灣精銳全喪在這裏，竟給桂王來了封信說，因為緬酋莽帥時不念同為出義師匡扶朱氏之情，竟各自為戰，不相策應，不接濟糧餉，險些落個全軍覆沒，所以只可暫退兵，俟稍養銳氣，定傾全台之兵，與吳逆一決雌雄，以報王駕推許之恩，至於與緬酋共同出兵，

則不敢嘗試矣，等等的話，人家把兵全退走了，桂王接到這封信，急得五內如焚，再也不肯忍耐，立刻把這莽應時的擁兵不戰，只知貪淫好色，致使耗費多少糧餉，所佔的地方，又全退却下來，伏清帥不能節制他，反爲他所制，這種統兵大將，那能統帥六師，喪師失地，足爲緬王滅却威名，本爵空蒙我王之助，將無面目再見我王，如能立時撤回莽應時，將兵權交與本爵，會同伏清大帥共掌，尙有可圖，如不能撤莽應時於現在，只有速撤全師，免致同歸於盡，這時密札寫好了，桂王却十分爲難，因爲這道密札，自己若派人送到緬甸，呈給他國王，才可把這莽應時剪除，只是數百里的海道，萬一這封密札落到敵人手裏，知道我這裏已經軍王離叛人各一心，平西王定要乘空而入，大舉來攻，那時只怕要落個全軍盡歿，豈不是斷送在自己手裏，可是若落在莽應時的將弁手內，自己這條命全不易保了，桂王這封密札跟龔尙書直商議了兩夜，因爲莽應時大帥已經對桂王時存猜忌，桂王的一舉一動，全有一般爪牙暗中監視，只怕這時密札走不出營去，就要落在他手裏，于蕭兒潛伏大營，白天在那糧台的裏面一睡，夜間出來查看那桂王的行動，也深知桂王的危險，自己更是一步不敢放鬆，每夜總是潛伏在桂王的左右，把桂王打算送密札這件事探明，心裏十分着急，自己有心夜見王爺，只是這種事，深怕桂王不易相信，豈不是自討無趣，于蕭兒只有暗中着急，這夜自己又潛伏在大帳頂篷子上，暗探情形只見裏面君臣正在議事，忽的令侍衛去傳喚守衛後營的禁軍管帶周雄，侍衛去了工夫不大，領來一個年約三旬的兵官，相貌沉毅勇猛，來到帳中，向上行過禮，問王駕有何事差派，桂王道：「周雄

，我現在有一事相求，闔營中除了你沒有第二人能替我辦這件大事，本爵現在的情形，也不用講，你已盡知，大奸不除本爵性命全不易保，何況復國興邦的大事，現在有一封密札要你帶出營去，在先前本想把這密札送到緬甸國王那里，只是道路太遠，萬一中途落在別人手裏，我們死無葬身之地矣，只好把這密札送到雪山的伏清帥那裏，面交伏清帥，他自然派將官送回國去，伏清帥是掌兵權的，與這莽應時權力一樣，萬無一失，只是你知道這封密札，若是落在莽帥手裏，本爵夫婦父子，只有冤魂回十二陵了，你沒法闖出營去，若是情形不好，你也就不必回來，趕緊逃回中原，我們君臣有緣再團圓聚吧，」這管帶周雄，立刻跪在桂王面前，揮淚說道，小人受王妃府上三世厚恩，又蒙王駕兩代施恩，不以奴僕相待，粉身碎骨難報大恩，王駕只管放心，小人無論如何，必把密札送到了，竊叫小人剝骨揚灰，不教密札落在他手內，王駕只要信得小人，不用多囑咐了，當時桂王把密札取出來，于蕭兒見這通密札不是紙箋寫的，乃是素絹寫的，上面蓋着桂王的鈴記，也沒有封緘的札筋外套，只是一塊絹書，可是收藏便利，只要不被水濕污沾，絕壞不了，當時這親信的管帶周雄，把密札接過來，打疊起來，藏在掌中，向上說道，王駕望安小人寧可札在人不在，不叫人活札有失，小人的一腔熱血，爲王駕把此札交到伏清帥手中，再來見王駕吧，桂王悽然說道，你的忠心本爵深知，本爵不用再囑咐你了，你這樣忠誠待我，我朱氏門中，在天之靈，也要保護你，成全你的忠貞之志，說到這裏，隨從袋中取出一個黃綾子小包裏來，打開了問這後營管帶周雄道，你來看這是三粒明珠四塊金錠，你把他好好收起，這三粒明珠，足夠你後半世吃穿不盡，本爵想你帶這密札出這數里連營，實不易躲開那惡賊

的耳目，倘若被他捉獲，那就事敗當時，你只要能設法闖出連營，就是他再起疑心，你已然走脫，就不怕了，只是你不便再回來，免得落在他手裏，你有這明珠金錠，也够你回中原養來送終的了，因為本爵要是出以差委，你作爲奉命出營，那一來他更加不能叫你走脫，所以隨機應變，倒許能混出營去，本爵只要有繼承祖宗的福命，將來我們還有見面之時，本爵沒有別的話囑咐你了，你去吧，周雄叩頭流淚的接了桂王的賞賜，向上說道，小人今夜若走不脫，只有明夜再走，時刻，小人不論幾時脫身，也不能再見王爺了，桂王點點頭，此時十分悲憤，不願再多言，向周雄一揮手，自己却扭轉頭去，頻頻拭淚，于蕭兒在暗中看着，深爲不服，桂王的行事，心說難爲他是一代郡主，也是大明朝的皇族龍裔，可是所帶的將帥全是客軍，但是卽然能够借兵取天下，就有調遣生殺之權，莽應時既有干犯軍規，欺軍罔上的事，實在這桂王就是按軍法把他處置了，給那緬甸國王也不致就因爲一員喪師失地的敗將跟桂王把前情舊好，就全忘了，這不過是用兵之際，調遣生殺的事不足爲奇，想不到桂王竟這麼胆小怕事起來，竟爲他所制，動輒掣肘，眞把人急死，于蕭兒雖則暗替桂王不忿，替桂王着急，但是也沒法子出頭，除還莽應時現在只有救他眼前的事，自己眞得暗中助這周雄出還連營投遞密札要緊，于蕭兒知道這件事關係着桂王眼前安危，非同小可，倒不可大意了，萬一眞個出了差錯，自己盡全力只能保護這位桂王，可是王妃和老尙書等，必落在他們手裏，自己想到情形危急，雖暗中陰下這忠心耿耿的周雄來，只是他竟奔後營繞過了桂王的御帳，在寢帳後面排列十座小蓬帳，每座帳蓬前有兩名

禁軍把守，號燈上的紅字，是御營禁軍字樣，于蕭兒知道這是專爲保護桂王的親兵，這裏絕沒有繡兵莽廬時的人了，自己繞到帳篷後，隱身在黑暗處，把帳篷割破了，往裏查看，因爲這裏帳篷比御帳小得多，上面不易伏身，工夫一大，下面盤察的兵了一留神，上面就得被他們查見，所以只好在下面查看，只見那個周雄到了自己帳篷中，把帳中親信隨從叫進來，叫他們把自己那匹駿馬的鞍轡全拿來，弁勇見管帶要鞍薦不知什麼意思，可也不敢問，忙的到馬號裏去拿管帶的鞍薦，趁勢告訴馬快，把管帶的牲口可給上足了料，看情形怕是要出差，預備預備兒的臨時抓瞎，當時這名弁勇倒是猜着了，拿着鞍薦來到帳中送到周雄面前，本想要看看管帶要鞍薦幹什麼用，那知管帶竟向自己一擺手，叫他出去，不用再在這裏侍候，弁勇更是莫明其妙，周雄把弁勇打發出去，自己把鞍子放在一旁，把大紅呢子的薦子靠角上的縫線，用小刀割開，把桂王那份密札塞到裏面，本來極薄的，一點也顯不出來，用針線依然縫好，另外找了一個黃包裹，把自己幾十兩銀子，和桂王所贈的金錠子全包好，又配了兩身衣服，包在一處，把身上略事收拾俐落，把黃包裹往背上一背，在胸前斜打如意扣，把腰刀跨好，這才招呼當差的進來，把鞍薦拿着，自己跟到馬號，教馬快把自己慣騎的那匹白馬趕緊備好，告訴弁勇說是奉王爺之命，到昆明去辦要公，立刻起身，不要誤了公事，弁勇馬快不過是說什麼聽什麼而已，那敢多問，遂即伺候着周雄上了馬，周雄要闖大營，救自己恩深義重的王爺報故主，王妃母家數世厚恩，原來這周雄，乃是桂王王妃的娘家人，周雄他父親在王妃家，吏部天官王大人的府上，是有名的義僕

，在王府上伺候主人一輩子，趕到崇禎帝煤山殉難，周雄的父親也隨着王天官殉國，王天官去世，周雄又保護小主人，真是一片血心，所以王天官府上對於這樣的義僕，另眼看待，不肯以奴僕待之，趕到李闖王之亂，吳三桂雍髮易服，鑽刀山，喝血酒，請清兵入關，把李闖王逐走，可是大清國算是應運真主，作了大明天下，吳三桂這次妄想要座皇上，爲兒孫創萬年不敗的基業，那知天不嘉佑這惡人，竟有皇寶後裔借得大兵十萬，把瀛中佔據了大半，吳三桂也真包藏禍心，遂率所部兵馬，跟桂王連見了數陣，還算賊星發旺，桂王的兵馬竟自節節敗退，並且又與莽應時帶兵將帥起了猜忌之心，這位周雄隨着王妃來的，是專爲保護王妃，可是桂王却喜歡他誠實忠勇，派他保護御營，這次來辦這種事，周雄明知只要那莽應時一起疑心，有人攔劫自己，那就不易活了，遂拿定了主意，無論如何也要闖出營去，騎着這匹快馬，綽綽的混過了莽帥的大營，自己把一顆心放下，心說我只要到營門口就好辦了，說好的不懂，我就來個硬闖，有人想攔，那就沒別的，我先撻兩個，脫不過我也再不回來，自己往前信馬緩行着，猛然間，從旁邊一個小帳篷裏，竄出四人，厲聲喝道：「馬上什麼人，快快答話，再不言語，我們可放箭了。」周雄見有人攔阻，遂也不慌不忙的答道：「我是御營管帶，奉王駕之命到昆明給王妃採購珍貴的藥品，不要就誤我的事，限期很緊，所以我得連夜行程，免誤了限期。」那位盤查的官兵，却笑着說道：「咱們交情說交情，公事說公事，我們是奉莽大帥之命，駐紮這兒，盤查出入人等，你把出差的公事拿出來，驗完了，好叫你走。」周雄一聽知道不易脫身了，自己那有什

麼公事呢，遂立刻含笑說道：「我是奉王爺的命，到營去辦差，你若不信，可以跟我到御營質問。」那盤查的官兵，冷笑說道：「你可惜還是大營的人，竟說出這種外行話來，不錯，我知道，你說的不假，不過這裏是奉大帥的軍令盤查，你就有王爺的硃批的扎飭也沒用，我們只知道有大帥的令，別的事你只好見了大帥自己說去了。」周雄一想，跟他說也無益，我還不往外闖等什麼，遂厲聲說道：「你們這種情形，全是只知道有將帥不知有王爺，形同反叛，我周雄不願和你多言，等我奏明了王爺，要你的腦袋，我是奉王爺出差，那個大膽敢來阻擋我的，立刻要他的腦袋。」周雄說到這一抖韁繩，這匹駿馬竟如飛的向前跑來，那兩名兵丁，往前一抓馬咀環，周雄一領韁繩，牲口斜着往旁一竄，竟把兩名兵丁全撞踰下踏傷了，周雄立刻闖出老遠去，那盤查的官兵，隨即大喊道：「別叫他走了。」但是嚷只管嚷，周雄還是如飛跑下去，這周雄自以為脫過這撥盤查的阻攔，就不至再有別的事了，那知這位莽應時對桂王十分注意，每日派有親信，暗中監視着桂王的行動，今夜這事，竟在周雄夜入桂王御帳之後，忽的寅夜備馬出行，監視的人雖則沒有什麼把柄，可準知道這周雄奉有密令，要不然不能寅夜出走，當時把這事飛報莽帥大營，跟莽帥下了一道令，大營中不論何人，沒有大元帥的令箭不准出營，如若各營將弁，私自放走一人即以軍法從事，這道命令一下，立刻鬧營將弁全接到了這道緊急的命令，可巧大營中盤查，查獲周雄不服命令，竟自擅闖大營，立刻發響箭，令前鋒各營堵截，請想周雄就是馬快也沒有響箭快，立刻全營皆知，當時這周雄連闖了十幾排帳篷，只見前面燈面皆無，遂

不管如何，仍是策馬如飛的往前走，那知暗中却觸了埋伏，絆馬索一兜，連人帶馬全倒在地上，立刻伸出來幾把撓鈎套鎖，把周雄擒住，立即網綁起來，立刻令營中燈火齊明，一行行的兵丁，全分佈在出入的要道上，有本營的將官，分撥一隊兵弁，押解着周雄，牽着周雄所騎的馬，竟奔大營，當時這周雄，憤火中燒，怒眦欲裂，口中怒罵，這般將弁全是反叛，竟敢拿着王爺的差官當奸細看待，自己任憑怎麼罵，但是那將弁們連理也不理，絕不作聲，不一時來到大元帥的大營，令兵丁看守着周雄，進帳去報告莽應時一聽是桂王的親信，擅闖大營，立刻升帳，把周雄提上來，那莽應時問周雄，爲何不守軍規擅闖大營你是奉桂王之命去到那裏去，從實招來，本帥自與你主人算賬，與你無干，你如若狡展，沒別的先叫你就眼前痛苦，周雄此時把生死早置之度外，向上說道：「大帥，你身爲統帥，難道不知事上馭下之理麼，你們是客軍，應該事事存敬讓之心，服從王爺才是，如今竟拿着王爺當牌將看待，我是奉王爺之命，到昆明採辦藥品，出營沒有來你這裏請命，你竟這麼對待我，分明拿我們君臣當奸細，這麼作事，豈不叫王爺灰心，往後還怎麼以大事相託。」這時周雄不顧生死的說出這種話來，那莽應時把公案一拍，厲聲喝道：「大胆的周雄，竟敢這麼藐視本帥，難道本帥不能殺你麼，你不用巧言辯別，本帥早看出你君臣早蓄異心，有不利於本帥之意，這次你這麼詭密出營，不服命令，定有別情，大概是想勾結清兵來謀我們這十萬人馬，全要陷在點蒼山片甲不回，只是你不想本帥既敢領大兵，豈沒有提防，你趁早把實情說出來，本帥不與你一般見識，與那桂王去算賬，周雄你要用言

語搪塞，本帥就要懲治你了。」周雄道：「你是挾嫌誣讒王爺，這次向你國借兵，爲的是和大清兵一決雌雄，恢復大明江山，將軍你說什麼勾結清兵，把你人馬一網打盡，王爺若是有這種心意，除非是他已經瘋了，自己把快刀掉轉頭遞給仇人，好叫仇人動手宰他自己，這件事就是小孩子也懂得眼前的厲害，不料大帥竟想得這麼出奇，你叫我周雄說什麼呢？」莽應時見周雄口齒靈俐，遂在惱怒下把令案一拍道：「大帥沒閑沒工夫和你分辯，來，先打他一百蟒鞭再說，問他倒是奉命到那裏去，辦什麼機密事，值得這麼深更半夜，擅闖大營，不守軍規，不服軍令。」當時莽應時手下這般化外的兵弁，如同惡餓飢鷹，把周雄按在帳下，打了一百蟒鞭，打得周雄死而復活，自己咬定牙關，只是不認，莽應時又叫兵弁細搜周雄的身上，可有什麼公文密信，只是任憑他們把渾身衣服全剝下來，仔細搜查了一遍，連個字條全沒搜出來，莽帥又喝令重打，周雄把心一橫，自己是豁出死去，任憑你打死，決不吐露一字，自己暗中着急，那道密札藏在馬身上，地方雖則嚴密，只是自己這一被擒，那匹駿馬也落在他們手中，雖知道密札決不致被他們抽出來，害了王爺，但是這種密札，等待將來不定到什麼時候才能現出來，可是現在怎麼辦呢，我只顧藏得不致於落在他們手中，把命保全住了，不過終歸無用，王駕此時所處的地步，已經是朝不保夕，只盼着我能把這密札送出去，把莽應時除了，王駕也好恢復江山，我這一被此賊扣留，王駕還盼我能把這事辦妥當了，也好救他眼前這步危難，王駕我可實對不起你了，我現在空懷報你之心，恨無保全之力，我只有以死命報王駕了，可是周雄具這樣忠心義胆，

也真難爲他，竟被莽應時打了個皮開肉綻，捆在馬棚裏，已經如待死之囚，于蕭兒在暗中查看的明明白白，見這周雄以一個世僕的身份，竟能這麼忠誠報主，不計死生，任憑那莽帥怎樣收拾他，只是不肯吐露一點實情，這種忠誠可敬，我焉能不救他脫出虎口，只是救他不難，助他脫身不難，這莽應時反跡已露，對於桂王已不懷好意，我若把周雄救走，反倒叫莽應時有所藉口，倘若藉此事與桂王惡作起來，豈不反誤了大事，于蕭兒只好等到了三更過後，大營中已經傳下令，各營中已經熄燈安歇，只有那盤查巡夜的兵丁，一隊隊穿營而過，于蕭兒翻到帳篷後，直到了圍禁周雄的馬棚，這裏有兩名兵丁把守着，馬棚內燈光暗淡，于蕭兒輕輕的落在馬棚上，這兩名兵丁並不十分防備馬棚內的周雄，只不過不敢離開這裏，怕的是巡查的官員來到，犯了軍規，是現打不賒，于蕭兒見左邊這個兵丁已經有四十多歲，此時似乎有些酒意，恍恍惚惚，右邊那個年輕力壯，不住向他這夥伴問話，可是他那夥伴問三句不準答一句，不過他們所說的全是細甸話，于蕭兒一句也聽不出來，遂往馬棚上一縱身，飛縱起來，向馬棚對面一座帳篷旁落去，可是從那帶醉的兵丁頭頂上掃了一下，他驚呼了一聲，那年輕力壯的，才待問他爲何大驚小怪，一抬頭，一張口，一顆石砂子飛向自己的手上打來，只兵丁見一條黑影一閃，手上已着了一下，手中燈籠一陣恍動，自己燃燒起來，燈籠上的紙燒完了，自己熄滅，這一來兩人不是被人推一下，就是彼此互撞一下，眼前黑影亂幌，雖是久經戰陣的健兒，也不由驚懼的不敢再在這裏停留，一同趕奔對面的炊所去，找火種點燈籠，于蕭兒輕輕閃進了馬棚，那周雄被打的

身傷痕，這也不再怕他跑掉，倒剪着兩臂捆在一根拴馬的木樁上，不過他再也站不住了，溜在木樁下，身體歪在那裏不住低聲呻吟着，于蕭兒湊到他身旁向他招呼道，周雄，你這忠信義膽的人，我不忍教你死在叛賊之手，我要救你脫出魔手，把大事辦成，好救你主人這步危難，眼前可沒有多大耽擱，王爺那封密詔你收藏在那裏，快快隨我逃出大營，免得誤了大事，周雄在昏沉中，聽得身旁有人說話，驀的一驚，及至聽得追問自己桂王所給的那封密詔，立刻起了疑心，認爲此人來的突兀，自己一身生死不足惜，不要被惡賊們把真憑實據誣了去，那時自己饒逃不了活命，連王爺也陷於萬劫不復之地，周雄顫聲說道：「你是何人，問我的話，我不明白，我雖奉命出營，採辦王爺和王妃所用之物，被莽帥扣留，認爲我有犯營規，我又不懂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我不想逃王爺那裏自會把我要回去的，于蕭兒聽出他是不肯信任自己，真來拯救他，我的出身來歷，一時又不易說明，他怎能相信，遂按着周雄的肩頭說道，周雄你可不要自誤，我實告訴你，我是黃衫客谷大俠的弟子，奉令到大營保護桂王，我們並沒想到這裏，他自己先生了離叛之人，我們是提防平西王手下的晴川派，怕他到這裏行刺，想不到莽廬時竟生惡念，對王爺既起猜忌之心，他更因爲來到中原後領大兵，你想他恣意淫樂，他還那再行回國之心，更利用由東南一帶兵荒馬亂之時，他簡直安下了不臣之心，所以王爺越發危險，如今有你這忠信義膽之人，赴到大雪山，送王爺密札，這件事我已暗中看得清清楚楚，周雄你可要明白，你自己安定了以死報王駕，固然是可敬，你可得把利害看清，你總然破出死命去，不把王駕的祕密洩露

了，可是於王駕有什麼益處，眼前得終歸要敗在他手內，何況平西王已奉朝廷之令，調集重兵，會戰就在目前，無論那邊勝敗，莽應時他既存了惡念，王爺是逃不出他手中，你那封密札若是藏在身邊，我既是奉師命而來，已顧不得什麼以死生危險，我便把你送出大營，趕到雪山，那伏清大帥難也是客軍，但是他在緬甸國中，就是一個忠勇將士，他無有辦法解決這個危局，于蕭兒說到這兒，將身向帳篷外看了看，後反身來向周雄招呼，你可不要自誤了，把守帳門的守衛，被我設計調開，他們燈火這就取來，再想脫身可就不容易了，帳篷中很是黑暗，但是工夫長，也能看出眼前一切，周雄何嘗沒有脫身逃命之意，然是王爺和王妃，全是把性命放在自己身上，更兼這于蕭兒其貌不揚，周雄尤其起了疑心，雖則他服裝語言，全是中原人的口音情形，可是他這種奇醜的像貌，就恐怕是那莽應時派所的人，故意的前來誘哄自己，已然落在他們手中，好在賊謬未落在他們手中，個人雖是死在他們手中，他們便把密扎搜了去，也不致於立時加害王爺，所以任憑于蕭兒怎樣回說，周雄咬定牙關說道，承你一番好意，既然是守衛的人就要前來，我周雄情願落了抱恨終天，死難瞑目，也不願意這麼容易易就信任你的這片言辭，你就是一片好心，我礙難領情，你不叫我見着王爺我沒有話說，我是將死之人，請你不必救我了，這時兩個守衛兵，一個到火房營幕裏，重取了兩支燈籠，已忙奔這裏走來，于蕭兒是天生來的足智多謀，可是此時就叫束手無策，這種地方，逼迫的你沒有思索遲疑之地，趕緊由囊中摸了兩塊飛蝗石，這可不是于蕭兒常用的暗器，他用的是一囊鐵蓮子，是他師父所傳絕技，這飛蝗石，

他是臨時對付一般大營中，一般拳手拳脚的人，閃在帳門口，看得頭裏這個，正用手中燈火，舉起來照看時，于蕭兒一抖手，飛蝗石打出去，那支燈籠是應聲而滅，因為于蕭兒把腕力使足了力，那守衛兵丁舉着燈籠，掌握中沒有大力，這一來連燈籠給他打飛，他二次遇到這種事，後面那個不用費石子，嚇得兩臂一炸撒，自己把燈籠給甩滅，于蕭兒微笑了一笑，縱身到周雄身旁，低聲說道，守衛兵丁就到，我可無法就攔，我取若在王駕前取得信物，你可能信我嗎，周雄只好答道，能够有王駕親筆來諭，我是任憑你怎樣吩咐定然聽命，于蕭兒說了聲好，他若再行審問，你要咬定牙關，周雄現在你疑我，我本不應當再跟你磨纏，我怕你受刑不過，或是因傷致死，你就把大明朝後代斷送了，我這裏有一點藥，你可放心，我沒有謀害你之心，你把他趕緊吞服下去，上天護佑，今夜他不再審問，你的傷痕疼痛就能減輕一半，就是他再嚴刑取供，你也可以不致於立時死在淫刑之下，周雄雖則疑心于蕭兒，但是聽他這種情理懇切，自己慨然說道，我這倒無所懼，我現在的死生，算不得一件事了，你就是莽應時派來用毒藥害我，我倒甘心願死，這時那兩個守衛兵丁，竟自大聲喊叫起來，于蕭兒匆促的把保命的丹藥取了三粒，送入周雄的口中，他肯不肯吃下去，自己再不能管了，這只好聽天由命，縱出帳門，沾着帳篷，移到後面，檢看那沒有伏守盤查的地方，施展出輕身縱躍的工夫，絲毫不敢耽擱，撲奔了桂王，御營，這時已經將近三更，可是御營一帶除了桂王自己的親信禁軍之外，四週全有莽應時的隊伍守衛，分明是把這座御營已經監視上，于蕭兒輕身縱躍翻到當中的大帳頂上，有他先前扎破

的地方可以往裏查看，見大帳中一盞暗淡的燈光，座位上坐著兩名警衛的侍衛坐在帳門口，全都睡着了，于蕭兒知道，王駕已回寢帳，自己從大帳翻下來，趕奔後面，見寢帳這一帶，比較先前警衛的多了，在王駕寢帳的左右，這種御衛軍可不能貼近了桂王的寢帳，離着十幾丈遠弓上弦刀出鞘，可是這麼多的兵將，鴉雀無聲，于蕭兒到御帳後，見帳篷後一帶正好沒有盤查的兵將，他用匕首把帳篷扎破往裏看時，只見這位不得時的大明後裔，在這深宵依然是爲了國事不得安心，坐在一張書案前愁眉緊鎖，面前鋪着一張地圖，看一遍搖搖頭嘆息一聲，王妃侍立在一旁，也是王容慘淡滿臉愁容，于蕭兒看到這種情形深爲嘆息，任憑你蓋世英雄，只要遇到了時衰運蹇，也叫你束手無策，這時只聽桂王自言自語道：「這才是天絕人之時，現在已到了我生死關頭，」那王妃却慢吞吞轉到了桂王的左側低聲說道：「王爺你也要往開處想，事到如今就是把自己急死又有何用，天不佑人遭遇到了這種情形，也只好付諸命運了，王駕總要保得身體安全，也好跟這惡運掙扎一下，桂王抬頭看了看王妃慘然說道：「我何嘗事事不作達觀，只爲的現在莽廬時步步逼緊，我總然盡力容忍，他已有加害我之心，何況這次周雄聽說已到他的手內，倘若我那封密扎被他搜取去，我們禍在眼前，還提到什麼保重，我自己想事不得已時，我這裏還存兩營親信兵馬，到那時齊叫他落個同歸於盡，我也不能瞑目受死，就任憑異族任意宰割，我這正是打算到了不可解時，只好率領我的親信兵馬往外闖了，能够叫我們逃到雪山校北伏清帥那裏，我們還有幾分生望，我還不是調查地圖，倘若闖出莽廬時的大營，從那裏走才好，」王

妃聽了微搖了搖頭道：「王駕我不是故意的給你多添幾分悲苦，還是不必作那種打算吧，御營中只有這兩營兵馬，是我們的親信，那莽應時統率着數萬大兵，連營十餘里，我們兩營兵馬如何抵敵，我看王駕從起義以來，完全是爲祖宗的宗廟社稷着想，一身利害完全是置之度外，此心是可以見大明的列祖列宗，足以對大明朝的黎民百姓，雖然是這幾年來起義之師，均遭失敗，但是以王駕這種仁心義舉，按天理人情說，不致於再遭慘禍，請王駕安心歇息，等待他們打聽了消息再作主張，這位桂王到現在也是無可如何，站了起來向王妃道，我這些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用兵的勝敗我倒不致於這麼廢寢忘餐，最叫我痛心的事，廢盡了若干心血，借來這支兵馬，饒不能助我成功，反倒處處的受他牽制，我這命運也太惡劣了，說着話已經起身，隨同王妃走向這帳篷內，後面的一所錦幕，于蕭兒把裏面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這時他却轉到這座寢帳後，守帳門口却有四名禁軍，在那裏靜悄悄的保護，于蕭兒取了兩塊飛蝗石，一抖手向他兩人所立處，五六尺外抖手打去，飛蝗石打在地上，發出響聲，更用一塊飛蝗石，往帳篷對面，竹竿上挑的燈籠打去，燈籠燃燒起來，這四名禁軍不敢出聲，齊向前湊了幾步，查看地上所落的東西，和那支燈籠無故燃燒的可怪，于蕭兒已經在他們稍往前一移動時，俯着身軀往帳門上一縱身，身形巧快已經闖進桂王的寢帳門，雖然則略露形跡不過一眨眼之間，遠處的軍兵，雖則看見帳門口有黑影幌動，可是因爲沒看真切，也不能就趕過來查問，于蕭兒進了寢帳之後，那王妃已經把錦幕掀起，桂王已經往裏走的功夫，于蕭兒低着聲音招呼道，王駕請回民子有機密

大事叩稟，桂王和王妃聽得聲音差異，覺着一驚，立刻回頭查看見是一個形容醜惡的少年，站立在帳門口，桂王轉身喝問你是什麼人，擗敢闖寢帳，于蕭兒此時可顧不得顧忌，在當時的情形，不管什麼粗野無禮，萬不能看桂王聲喊出來，遂仍然直立在那裏說道，王駕千萬不要自誤，民子決無惡意，王駕只要一聲張，眼前就是殺身大禍，莽應時的心腹散佈四週，王駕和王妃，性命已經全在莽應時掌握之中，難道就怕民子在王駕面前說幾句話麼，桂王冷笑一聲道，你的話很是，本爵命付於天，再不怕這眼前的危險，說着話反往這邊走來，王妃還有些遲疑扯住了桂王的衣袖，戰兢兢隨在桂王身後查看來人動靜，這時于蕭兒見自己已經把桂王和王妃穩住，不致聲張，自己這才跪在地上，向桂王王妃叩頭，桂王來到近前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這半夜間到本爵這裏有什麼事，從實講來，于蕭兒道，小民姓于名蕭兒，乃是義民黃衫客谷雲峯的弟子，桂王哼了一聲道，可是在川中創萬善洪緣教，那位老俠客谷雲峯，于蕭兒道，正是小民恩師，桂王道他在川中已遭失敗，聽說他所領率的教徒完全毀在平西王手內，你如今前來作甚，于蕭兒道，家師老劍客，借着傳教，招納義民，爲國家除却反覆無常不忠不孝的平西王，事情雖未能如願，洪緣教的勢力尚在保全，川中退守峨嵋，本與那吳三桂週旋到底，不想事情變化，雲南的軍事緊急，吳三桂帶兵入滇，我恩師只得率領一般同道，也跟蹤到雲南，暫時隱跡在金馬山，等候機會仍想殲除這賣國賊，可是因爲得着祕密報告，王駕海外借兵恢復國土，不幸遇上這莽應時，竟爲他所制，以至戰勝之師，反倒不能前進，平西王更統領着一般銳氣正盛之師，與

王駕對陣，他手下還有一般江湖能手，和晴川派亡命之徒，爲他效死命，這班人全是出身江湖，各有一身本領，我恩師恐怕他用兵不利之時，遣派晴川派的黨徒，暗地圖謀王駕，那就危險了，所以遣小民趕到王駕的御營，暗中保護，來到這裏後，竟自出於意外的發覺，那莽應時竟自起了叛離之心，他對他自己本國也有了異心，借着王駕借兵之便，大權在握之時，他竟要乘機在這裏盤據起來，擁兵佔據金洲江一帶，這一來王駕實在危如壘卵，幸爾還有那緬甸國所派第二路援兵，伏清大帥，有兵力牽制他，對於王駕不敢立時下手，可是莽應時凶殘好殺，此時他被聲色利心所矇蔽，他還顧那什麼利害禍變，不過遲早之間，怎奈王駕雖是已然看出，爲他威力所脅迫，可是那一封密札，再不能闖出他層層監視之手，周雄已然落在他的手，雖然尙沒被他搜出證據，恐怕因爲這次監視愈嚴危險愈大，小民奉恩師差派保護王駕而來，遇到這種情形，只好不顧一切嫌疑，想把周雄救出大營，叫他把那密詔送到雪山，伏清帥那裏，只是他不敢深信小民，要以那愚忠愚孝報王駕，現遣千軍萬馬中，小民雖是跟恩師學得一身武藝，可也不能容我任意的施爲，我無法把他說服，事情緊急迫不得已，這才斗胆來見王駕，請求王駕賜給小民一道手諭，只要能叫周雄信任我是保護王駕之人，小民願以性命擔當這場事，桂王聽到了蕭兒這番話，忽然冷笑一聲道：「你是當代大俠黃衫客的弟子，本爵頗有耳聞，你們這般人倒是俠肝義胆，草野英雄。無奈我陷身羅網之中，莽應時已用盡了方法，來詐取我的口供，好作他加害我的憑據，就憑你這一片空言，本爵就肯輕信你，你把我這大明後裔，真看成了不成材的子孫了，

我們君臣已知道，命運到了如今，就算是最後的一剎那，任憑有什麼方法，叫他自管來動手，你還是快快去吧，于蕭兒一聽，桂王仍然是疑心自己，是莽應時所買出來的奸細，來詐取桂王的口供，叩頭說道：「小民也是大漢子孩，滿族入主中原，我們黎民百姓，遭受到無窮的塗炭，王駕大明宗室，起義師復社稷，我們焉能喪心病狂，作那種賣國求榮，受萬世唾罵，王駕這裏有一點東西，王駕過目之後，信與不信小民也就別無他法，只求王駕能够不疑心小民，是那種無父無君之輩，就感恩不盡了，」說着話從貼身處，把那支九龍玉佩取出來，雙手捧着獻與桂王，桂王接到手中，跟王妃全有十分驚訝之色，就更燈下仔細看了看，這才向于蕭兒說道：「壯士請起，你這支玉佩，是何人交付你的，這正是本爵之物，于蕭兒遂把當初侯玉峯父子和桂王一遇合說了一番，果然一字不差，桂王竟自落下淚來慨然說道，本爵無面目對祖宗，不能為先人恢復江山，屢遭失敗，現在更因在莽應時手中，萬想不到竟有你這捨死忘生的義民，前來搭救我本爵，適才對你多疑的情形，你不要介意才好，倘能蒙祖宗護佑，把莽應時這惡賊除掉，能够挽回劫運，把大明的江山，仍然奪回來，本爵是不忘壯士等今日之恩，就是天意難迴，氣數告終，叫本爵我能够再見着十三陵，我也對於你們這般俠義的行爲，至死不忘，于蕭兒忙道，王駕既然肯相信小民，現在御營四週，已有莽應時的一般親信監視着，風聲走露大事更不堪設想了，請王駕趕緊親筆寫一手諭，我好把周雄救出大營，為王駕傳遞那封密諭，桂王點點頭，走到書案前提起筆來，方要寫時，王妃竟自把桂王阻攔住，底聲說了幾句話，桂王點點頭，隨着

振筆疾書，把一道手諭寫好，向于蕭兒道，周雄已被莽應時擒獲，你若是把他救走，怪怕本爵殺身之禍就在眼前，你把這手諭給他看了之後，他收藏在那裏我那封密諭自能交付給你，你不必再管他，你把那封密諭，連夜送到雪山面交伏清帥，他自能够設法處置這莽應時了，于蕭兒聽桂王這種吩咐，忙說道，周雄若是不立時設法搭救他，那莽應時豈肯輕輕的把他放還，只怕非死在他嚴刑逼供之下不可了，桂王道，壯士那裏知道，此番那莽應時，既對本爵起了猜忌之心，周雄夜出大營，被他擒獲，他已經認爲是我君臣必有密謀，倘若此時你把他救走，他認爲事已發作，下手必急，你只把那密諭要到手裏，對於本爵或者還可隱忍一時，周雄雖則不易再逃出他手內，好在他是王妃陪嫁過來的人，他忠心耿耿，定然以死命報我，決不會顧惜性命，誤了我的大事，本爵身臨危難，也正是得要他們爲本爵盡死節之時，他的生死倒不必顧慮了，于蕭兒一想，果然若是救他逃出大營，自己不易就立時翻回來保護王駕，那時更多危險了，這種大禍臨頭之日，正是爲臣子的死節之時也，只好成全他忠義之志了，遂叩頭把這道手諭接過來，藏在懷中，桂王說道，壯士此時正是本爵和王妃生死關頭，你要謹慎才是，本爵要聽你見過伏清帥的信息了。于蕭兒叩頭答道：「王駕只管放心，民子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把王駕的密詔送到雪山，桂王答了聲好，壯士一切多多謹慎，于蕭兒站起來，向帳門口掩身查看時，只見靠門左首四五丈外，正是立着那氣死風燈的所在，斜探着身子抖手就是一飛蝗石，把那支氣死風燈打得破了一個大洞，裏面的燈燄也被打滅，于蕭兒更用的十足手勁，燈子雖然沒倒下，可是連着左

右擺動，帳門外的守衛禁軍全驚異之下，向左邊聚集過去，自己靠着右邊飛縱出御帳，輕靈巧快身形，已如一縷輕煙，如飛向後營撲去，于蕭兒這一走，從義士周雄手中索得祕詔，闖出連營，可是阻難重重，幾乎中途毀於平西王所差納賄江湖能手之下，峨嵋大劍客白眉叟出世，羣俠勢急，齊下金馬山，天山四義台灣搬兵，谷雲峯三鬪保柱，而桂王率爲酒兵所賣，桂王痛叱吳三桂，吳逆終於弒王殺妃屠戮御營，羣雄滴血入清營，全書結局全在第四集交待。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出版

峨眉雙劍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作者 鄭 證 因

發行人 張 璵

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 藝 書 局

特約經銷處 星嘉坡明咕連街星洲文化服務社
南 京 數 營 敷 大 陸 書 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4731B

